



紅顏鐵血記

上海南方書店印行

長篇武俠
驚情小說

紅顏鐵血記

全書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桂仙祠訪師遭白眼 | 羅珉山聞警哭紅妝 |
| 第二回 | 一息尙存英雄聲是淚 | 單刀直入女俠氣如虹 |
| 第三回 | 飛烙鐵獨鎮黑虎寨 | 穆玉蘭大鬧落峯山 |
| 第四回 | 變戲法強盜入牢籠 | 化凶頑美人談戒律 |
| 第五回 | 意綿綿癡兒說瘋話 | 情切切玉女害相思 |
| 第六回 | 女俠盜大鬧成都城 | 老英雄夜入竹林寺 |
| 第七回 | 深院棲鸞秋山迷古塔 | 官衙檻鳳女盜劫嬌娃 |
| 第八回 | 濁流飲恨女俠襟期 | 大智若愚英雄肝胆 |
| 第九回 | 穆玉蘭登堂認父 | 富小姐古寺拜師 |

第十回 中藥酒美人報怨毒 雪奇恥盜妹釋冤仇

第十一回 靈心拈鬼卦慘受鴻離 毒手逼貞娃幾遭虎口

第十二回 紅姑娘甘言誘處子 女道學嚙淚哭情人

第十三回 積恨難填美人愁緒 大恩必報俠盜心肝

第十四回 橫濱岸女俠救裙釵 黑虎寨美人大聚會

第十五回 富菊姑槍挑尼格里 托也復揮戰落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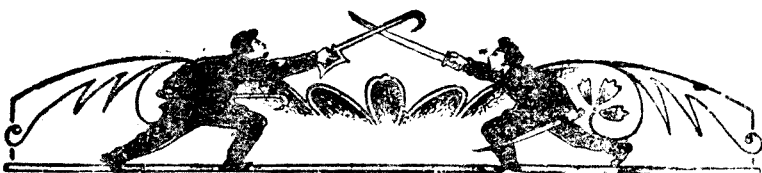
第十六回 走迷路賊人中巧計 進良言和尙救凶徒

第十七回 肝胆照人此心如白刃 衷懷奚訴含淚怨紅裙

第十八回 女俠集雄師威揚巾幗 奇人遭白眼辱沒鬚眉

第十九回 血肉橫飛癡情同一哭 冤魂錯愕孝烈足千秋

第二十回 小俠士設祭哭情人 老夫人深宵驚惡夢



長篇武俠
寫情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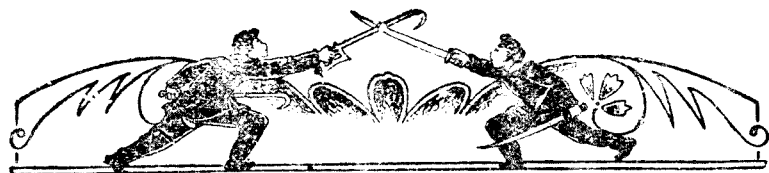
紅顏鐵血記〔上〕

海上 何一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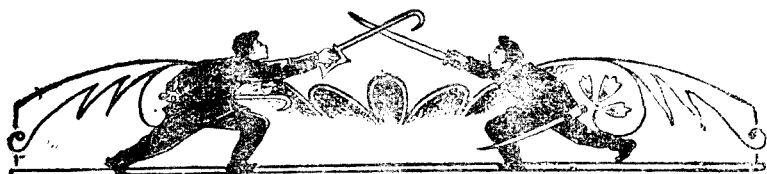
第一回

桂仙祠訪師遭白眼 羅珉山聞警哭紅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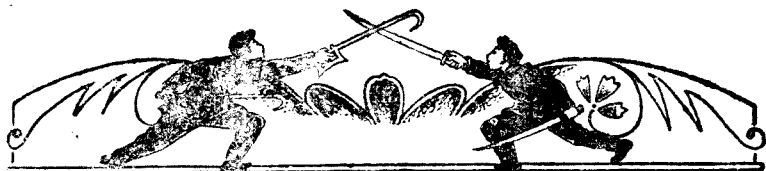
雞足山位滇省之西。主峯聳起。分脈紛歧。在雲嶺雪峯上向南望去。其形竟類雞足。故名雞足山。山中有座桂仙祠。據那地方的故老遺傳。當日山間有顆桂樹。是張果老騎驢到雞足山。從定慧寺智峯長老胆瓶中。取了一枝春桂。借了他的仙法。栽在半山之間。及經日月之所照臨。雨露之所資養。便長成一株桂樹。當春而花。代遠年深。那桂樹一日高大似一日。有人爬到桂樹上。下視樹下的人。同三歲孩提一樣的小。樹的周圍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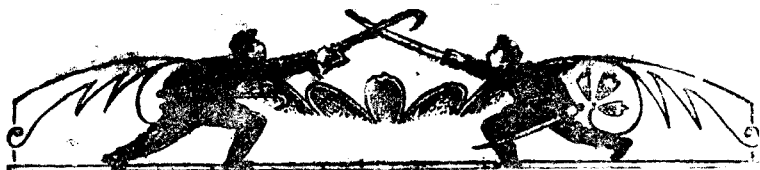
個人都合抱不來。到了朱明時代。定慧寺的住持靜海。大興土木。重建藏經樓。山中人公議助給定慧寺的大緣。不肯大家拿出錢來。就轉到這株桂樹的念頭了。通過靜海和尚。把這株桂樹砍伐下來。以供修造藏經樓的木料。藏經樓才落成了。靜海曾在這樓上。看見個紅衣女郎。向他索命。靜海被他鬧怕了。在那株桂樹的所在。建造一座桂仙祠。香花供養着桂仙神像。就敬奉得桂仙精。不再到靜海面前興妖作怪。這些話都出於無稽。由他們姑妄言之。著書人正不用姑妄信之。不過那座桂仙祠。至滿清雍正時。尚依然存在。祠中的偶像。既是桂仙。侍奉桂仙香火的人。當然是需用女道士的。單說那時桂仙祠中有個女道士。道號喚做悟因。年紀有五十多歲。尚沒有個徒弟。一則因桂仙祠沒有田產。生活極苦。祠屋無多。輕易沒有人到祠中憩賞。二則悟因平時深居獨處。不到村俗人家走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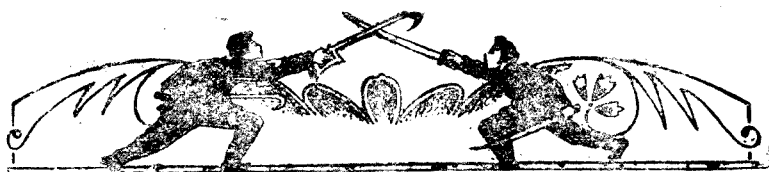
當時卽有許多婦人女子要想出家做道士。因不肯到桂仙祠中。度這窮苦的日子。了此餘生。便且悟因也不肯收留那些不耐勞不吃苦的婦人。女子做徒弟的。這日忽然有個外省的少年。到桂仙祠來。願拜悟因爲師。悟因笑道。這是奇到那裏去了。毋論貧道祠中的生活極苦。種菜植瓜。不是居士所能受的。就是居士能度這出家人清苦的生活。居士是男子。也該拜個男道士爲師。無端闖到了貧道這裏來。要做貧道的徒弟。豈非笑話。少年道。師傅固然是不肯輕易收人做徒弟的。弟子也沒有胡亂來拜人做師傅的道理。弟子姓李。名鼎。湖南嵩山人氏。家中數代都喜練武。先嚴棄世得早。弟子在先嚴跟前。所學這點功夫。難望大成。特地出門訪求名師。非是弟子言狂語大。由河南動身訪師。一踏訪到這地方來。也曾遇到多少鼎鼎大名的好漢。畢竟沒有個能收弟子做徒弟的好容易才找



到了師傅。願師傅曲意收留弟子。傳弟子的本領。悟因聽了。現出很詫異的樣子。回道。居士誤聽了誰的傳言。疑惑貧道有什麼驚人的本領。貧道在小時候。已到這桂仙祠出家了。平時且不大到山村人家奔走。更從誰來學得什麼本領。却害得居士辛苦到此。其實居士這時的本領。很足以對付一般欺世盜名的人物了。還要從誰來學本領。貧道已皈依道宗。又有這點年紀。沒有學武藝的心志。若是小時候未曾出家。遇到居士這樣人物。決然要拜在居士門下。也不用避甚男女嫌疑。放過居士這樣有本領的師傅。李鼎道。弟子出外訪師。斷沒有容易聽人說某人武藝好。就來拜某人爲師的道理。不過傳說的這人。豈但弟子相信他。諒師傅同他也有一點關係。弟子和師傅相見。很不容易。師傅決然肯收弟子做徒弟的。悟因聽罷。不禁愣了。愣問道。是誰人曉舌。傳說貧道的事。他教你來拜我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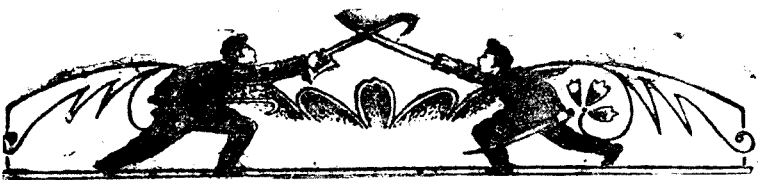
師。可有什麼證據。李鼎道。弟子這個人就是證據。師傅相信弟子的話不錯。且受弟子百拜。弟子便將他前來的緣故。告訴師傅。悟因急止道。且慢。你這話說得太奇怪了。你有相當的證據。就有相當的證據。沒有相當的證據。就沒有相當的證據。怎麼你說你這個人就是證據呢。李鼎道。弟子年紀雖輕得很。生平未嘗說過謊話。江湖上人多說易得黃金百兩。難買李鼎一言。師傅當相信弟子是靠得住。所以弟子說我這個人就是證據。弟子是雲南女俠穆玉蘭。教弟子前來拜師的。他說師傅的本領。得自天授。還要勝他十倍。悟因道。五倍十倍的話。就是外行人說出來的了。毋論我沒有什麼武藝。即當初胡亂學了幾年。和他所學的門徑。完全不同。他是學的外乘氣功。我是學的內乘氣功。內外乘氣功的門徑。既不同。他是外乘家。如何能知內乘深淺。猶之貧道略知一點內乘氣功。也沒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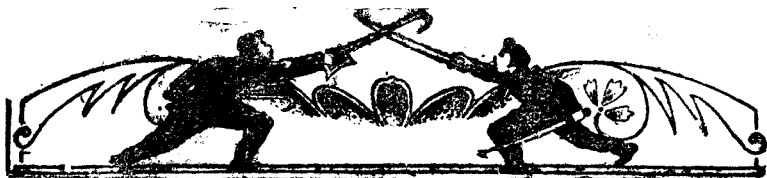
過問他內乘氣功的層級。他怎好說我的功夫。勝他十倍呢。你要拜我爲師。我不是怕你的爲人靠不住。是怕江湖上人的傳說靠不住。江湖上人說是易得黃金百兩。難買李鼎一言。我也曾聽得有人傳說。河南李家傳子不傳徒的刀法。你學得你父親的刀法。江湖上人也揄揚其詞。說你的本領。青高於藍。已是登峯造極。如果你的本領。眞算登峯造極。江湖上人說的話是靠得住。你還要千里尋師做什麼來呢。既然是穆玉蘭薦你前來。我也不用向你敷衍其詞了。祇是你得交出穆玉蘭薦你的證據。不能說你這個人。就是證據。李鼎急道。弟子早知師傅不相信。可恨那時沒有向穆玉蘭討着薦函。悟因沉吟道。你祇討得穆玉蘭的薦函就得啦。以下的话。烈貧道不敢多言了。李鼎沒奈何。祇得且向悟因拜別。走出桂仙祠。自言自語的說道。從來內外乘功夫的派別不同。門戶各異。我們學外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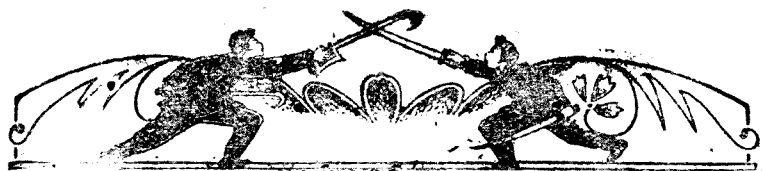
氣功的人。容易受內乘氣功的白眼。穆小姐所學也是外乘氣功。竟使悟師對他排除門戶之見。這是穆小姐的人格。教悟師相信他。不是悟師信服他的本領。穆小姐的住址。大略除了悟師。也祇有我知道。就因穆小姐的爲人很機警。不輕易對人說出自己的來歷來。我何不趕到羅珉山去。訪問穆小姐。能夠遇見他。討着他的薦信。就是我的造化了。心裏這們一想。便下了雞足山。一路趕到羅珉山陰一處山巖中間。果然看見有許多青松綵竹。圍繞着一所小小的茅簷。走到門前。便聽得狺狺犬吠。似乎聽得有女子的聲音。問是誰。李鼎打算是玉蘭在那裏問他的了。便回說是我。旋說旋走進了門。却見裏面走出個青衣女子來。李鼎看這女子。並不是穆玉蘭。便問小姐在家麼。那女子並不回答。又問你是誰。找我們小姐做什麼來。李鼎道。我是山西李鼎。特來請太太的安。順向穆小姐問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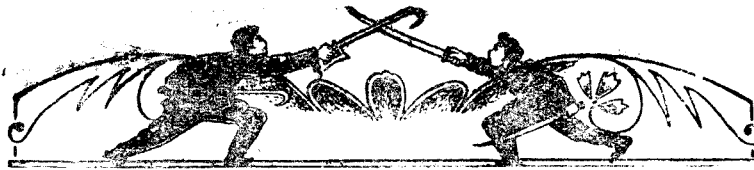
好。那女子道。你找錯了。我家不是姓穆。話猶未畢。忽見裏面又走出個青衣女子來。說。芸香姐。快將這姓李的請進來。芸香轉臉叫了聲韻香道。他找的是姓穆的人家。誰要你請他進來。我怕你這小鬼頭春心動了。韻香道。姐姐說話放尊重些。是老太太吩咐。要將姓李的請進來。有話說。芸香看韻香轉身入內。便跟着李鼎走進一屋。卽見芸香擁着一位鶴髮老鍾的老太太。淚流滿面。從房裏走出來。向李鼎面上望了望。說。你就是山西大刀李柏的兒子李鼎麼。你找穆玉蘭有什麼事。你是怎樣認識穆玉蘭的。李鼎向那老婆子拜道。太太恕我冒昧。教我不說謊話的。自先嚴棄世。浪迹江湖。滿心想訪求天下奇能異行豪傑之士。曾到安徽黟山拜望我的姑母。說到我這姑母。他的兒子。喚着吳小乙。在江湖上知道他母子的。也祇有限幾個。我姑母的金錢神算最準確。曾給我虔心卜占一課。說



我此次訪交師友。往南方最吉。卦爻很是圓滿。不但能訪得名師傅。你一手好本領。並且邂逅一位女中的豪傑。好來做你精神上的伴侶。我依從姑母的話。一路到了雲南。就聽得穆小姐的大名。真是如雷灌耳。轉怕無緣。沒有相逢的機會。打探穆小姐在雲南地方。崑會鋤奸殺霸。替啣冤受屈的人打不平。平治紅蓮教的餘孽。尤其是穆小姐生平的第一功績。他的形迹。真是出如狡兔。翩若驚魂。俠骨柔腸。算得個女中豪傑。但輕易沒有真面目見人。不肯說出他的居址。也該我同穆小姐有相逢的機會。這日我到了江州境界。看江州那地方。有許多賣藝的。變出來的戲法。驚人。我一看知道這些賣藝人顯的法術。就是紅蓮教的變相。很賞了那些人幾兩銀子。暗暗向他們問道。你們既有這樣的法術。什麼地方不能賺錢。却做這覓顏求人的勾當兒。那些人回道。要拿法術去盜劫錢用。這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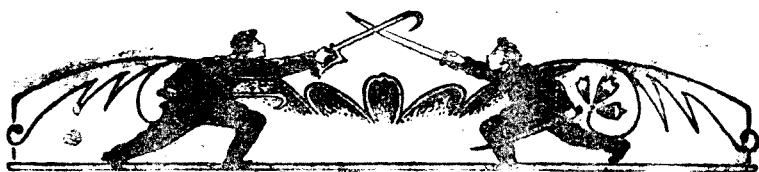
得我們雖做這賣藝生活。終由人家情願捨幾個錢。穆玉蘭小姐是準許的。若是瞞着他。做出非理違法的事。那麼我們就死定了。我們未入紅蓮教時。都是窮得沒飯吃。沒衣穿。穆小姐也不知在暗地裏。送給我們多少銀兩。我們看得了這注橫財。起先連來由都不知道。及看穆小姐留下來。的標記。是紙剪的玉蘭花。才知是小姐週濟我們的銀兩。我們在先大半受過穆小姐的恩點。可惜沒見過他一回。及至穆小姐化裝投入紅蓮教宗。做出那番驚天動地的事。叫我們這樣。我們還肯那樣。我們不服他。還服誰呢。不怕他。又還怕誰呢。我聽了那些人的語調。愛慕穆小姐的心腸。格外厲害了。問那些人。可知道穆小姐在什麼地方。那些人都不肯說。我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回到客棧。祇覺有些悶刺刺的。吃過晚飯以後。便走出村外。到郊野地方納涼。偶然走到一座樹林下。看從那樹林裏穿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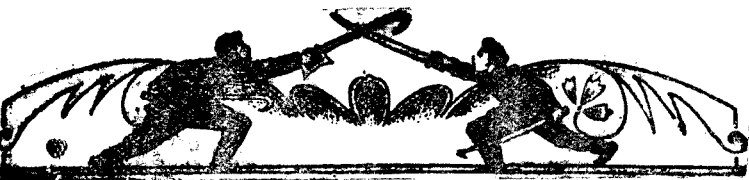
陣風來。我想到林子裏睡歇些時是很寫意的。走入樹林深處。在皎皎月光之下。看見先有個人睡在那裏。彷彿見他是個女子。再走進幾步看時。不是個女子是誰呢。那女子穿着一身薄羅衫褲。兩足沒有受過包裹。粉臉靨紅。腮窩微笑。像似喝醉了酒。已經沉睡的樣子。旁邊放着一套黑衫褲。一件夏布長衫。一個小小布袋。一把刀。一幅香手帕兒。我心裏愣了愣。要是尋常人家的小姐。更深夜靜。無端跑入深林裏睡歇些什麼。若疑惑他是妖邪。明明身邊放着這些東西。如何錯認是妖邪呢。便將那布袋解開一看。裏面是十來枝火眼金錢鏢。就有幾分想到是穆小姐。再將那手帕兒抖開。真個又看出穆小姐的證據來了。原來那手帕裏放着十來朶紙剪的玉蘭花。我當時既認臥在深林中的女子。是穆小姐了。轉不敢去驚動他。把十來枝金錢鏢。仍裹紮在口袋裏。玉蘭花也給他仍然包好起



來。祇得站在小姐的身旁。等了好一會功夫。才見小姐驚醒過來。像似行所無事般。穿了男裝。佩了單刀。藏了口袋。揣了手絹。舉步向樹林外便走。我只得趕出林外。說穆小姐恕我冒昧。我在樹林裏已等候小姐多時了。穆小姐回頭向我臉上望了望。颯的一鏢。似乎向我面部上打來。待我用手來接時。那枝鏢端的還接在穆小姐手掌心裏。穆小姐便對我點了點頭說道。我看你適才接鏢的手勢。是個內行。我們彼此已心心相印。明白你的本領。也很不錯。用不着多說了。祇是我的面目。已被你看穿。你得將來歷說給我聽。我見穆小姐這樣問我。便通過姓名。將出門訪求師友。心裏所欽佩的人物。眼裏所看見的情事。向穆小姐說了。彼此談得很是投機。我恨不能化身爲女。穆小姐也恨不得化身爲男。做個終身伴侶。後來談起當今的人物來。穆小姐曾指我一條明路。教我到雞足山桂仙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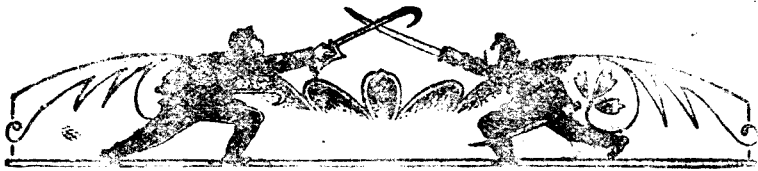
拜悟老爲師。並說悟老的本領。得自天授。要勝他十倍。並向他很有點情感。叫我到悟老那裏。就說是穆玉蘭舉薦前來。悟老總該看是仙舉薦的人。沒有不肯收留的。誰知我到悟老桂仙祠。因沒有穆小姐的薦信。竟被拒絕了。因小姐在臨別時候。告訴我的居址。這番得轉來訪問小姐。我的話若對老太太撒一句謊。我就不算是大刀李的子孫了。老婆子聽了含淚說道。原來你是山西李鼎和玉蘭是同志的朋友。特地前來拜訪他的。祇是你要找玉蘭小姐。不該到這裏找他了。李鼎驚訝道。難道我找錯了人家麼。老婆子含淚道。不錯。你到這裏找的是穆玉蘭。可惜你來得遲了些。若早來七日。還可以見我女兒一面。你遲來七日。便會不見我的女兒了。李鼎聽了這幾句刺心的話。忽然想到老太太滿面淚容。眼眶裏總沒有個乾爽的時候。魂已飛出天外。不由失聲問道。難道他是出門去了。老



第一回 桂仙祠訪師遭白眼 羅珉山聞警哭紅妝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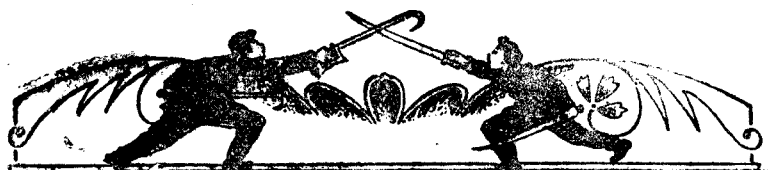
婆子哭道。那裏是出門去了。我這玉蘭女兒。在六日以前。已被紅蓮教的惡黨謀害死了。李鼎猛聽得這個死字。簡直渾身抖個不住。一脚立不穩。跌在地下。口裏只說這這這是什麼話。沒沒沒有的的事。只管睜着圓圓彪的眼珠。向穆太太出神。穆太太看他這模樣兒。越發哭個不住。（本回脚接小俠誅仇記中人物。如李鼎。如芸香。韻香。如穆太太。如絕代佳人穆玉蘭。雖在書中都露過面。但尙非紅顏鐵血記中主要文字。下回穆玉蘭正式登場。才是抒寫美人情緒。鐵血心肝的時候。）畢竟玉蘭生死如何。且俟第二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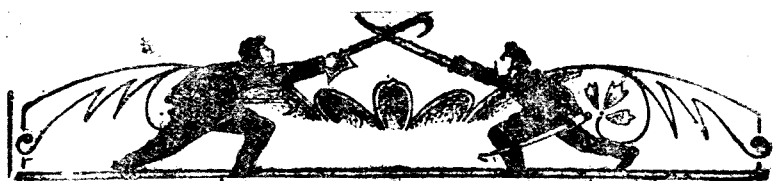
第二一回

一息尙存英雄聲是淚 單刀直入女俠氣如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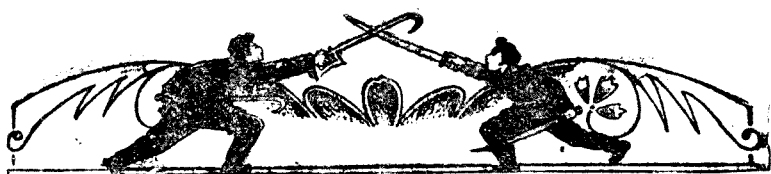
話說穆太太見李鼎倒在地下。只管睜着眼珠向他出神。便不由淚眼婆娑。旋哭旋向李鼎說道。我這玉蘭孩子。年紀小。不知道輕重。他有多大本領。要去管問紅蓮教的閒事。幫助山東姓張的四弟兄。將紅蓮教中五位首領。用火眼金錢鏢。結果他們性命。豈知那些紅蓮教的餘黨。表面上看是被他降服下來。其實他們深慟薛天左五人死於非命。這股怨毒暗中却啣結在玉蘭身上。越是對人說着玉蘭的好處。他們却越啣恨。玉蘭入骨。可憐那夜玉蘭回家。吃了幾杯酒。託說頭眩。竟至不省人事。先生診脈。說他不是中酒。是中了很厲害的邪法。是再不可救藥的了。挨到第二天清晨早上。竟是七孔流血。一尾活跳的鮮魚就死了。這時候李鼎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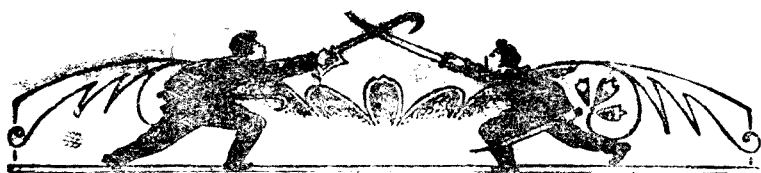
一句便咬一咬牙齒。根根毛孔出了冷汗。直聽到末了那幾句話。早叫了聲穆小姐。便縹糊過去。穆太太轉然不慌不忙。叫芸香吩咐廚房裏家人穆貴。快煎薑湯上來。少刻芸香端上薑湯。把李鼎抱在懷裏。用薑湯灌着他。李鼎睜開眼來。看見自家睡在芸香懷裏。不禁慟哭起來。心想我那夜同穆小姐林前敘話。月下談心。對於這燕婉之求。室家之好。我這一縷情絲。已不知不覺的牽到他的身上。看他的神情。對我未嘗沒有絲毫的意思。不過這些話。彼此有些碍口。不好當面吐訴出來。這丫鬟若是穆玉蘭小姐。我的心就可開了一朵歡喜花了。我看穆小姐那樣俠骨柔腸。不幸爲紅蓮教妖人所算。縱茜紗窗下。我本無緣。而黃土塚中。卿何薄命。想到此際。不禁咽哽喉塞。碎盡心肝。又向穆太太哭道。小姪冒昧得很。請問太太小姐既死。他的墳墓葬在那裏。穆太太轉不答他。揩了揩眼淚。向芸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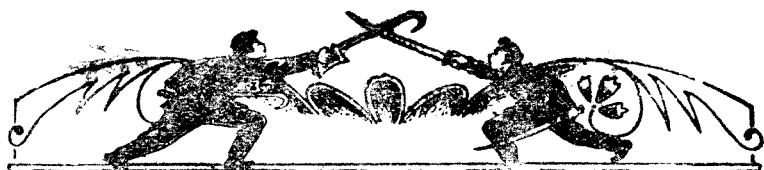
叱道。李少爺老是睡在你的懷裏。這成個什麼樣兒。韻香聽了。粉腮上也
滷起朶朶紅雲。直滷到鬢腳上。起身將李鼎放在地上。芸香伸出一隻粉
嫩雪白的膀子。仍將李鼎扶得起來。李鼎又想我在那一夜。看穆小姐蘋
紅雙頰。點水清瞳。那個笑盈盈的臉兒。縱開一點珠唇。同我談論古今豪
俠之士。訴說當今時代人品的高下。一若河決下流而東注。好像他說的
話。句句在我心坎裏挖出來的。不由我怦然以動。靄然以和。肅然以敬。跪
倒在他的面前。說他是當今時代一個奇女子。他也曾露出這樣臘紅藕
白的膀臂。伸出嫩葱似的手指。將我一把在地下扶起來。不但不嗔我輕
狂。反說我在先對他所說的話。也是當今時代一個奇男子。只顧向着我
憨憨的笑。至今可隔月餘。而白骨成燐。黃土埋香。美人物化。空餘艷跡。觸
景生懷。那得不使我悽然心絕。心裏這一想。那眼淚便如洒荳子般。點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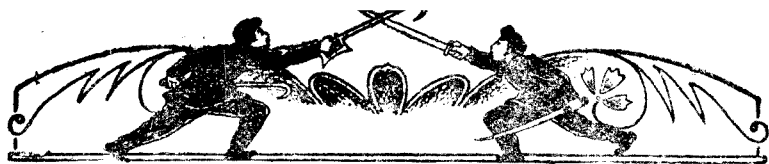
滴滴洒在芸香的小膀子上。芸香便摔脫了手。怪沒意思的站在那裏。李鼎又向穆太太哭道。小姪向來事無不可對人言。尤其是在你老人家面前。更不能不傾懷盡吐。自同你家小姐相識以後。總覺我的終身。我將來終身的希望。我終身希望的源泉。總繫在小姐一人身上。太太祇對我說出小姐的墳墓葬在那裏。我要去祭奠他。杯酒漬墳。洒盡一掬同情之淚。祝告他在黃泉之下。默佑我給他報了大仇。縱然將來再中紅蓮教的妖人暗算。也省得同他幽明異路。永沒有相逢的機會。穆太太拭淚道。照你這樣情形看起來。你們相逢的機會已不遠了。李鼎模模糊糊的聽了這兩句話。並沒有審明穆太太忽然說出這話的意思。只顧逼問着穆太太。小姐的墳墓究在那裏。穆太太轉然開顏一笑。向壁板上敲了兩聲。這兩聲才了。卽見房裏閃出個光豔滿目的女孩兒來。但見他身穿粉紅短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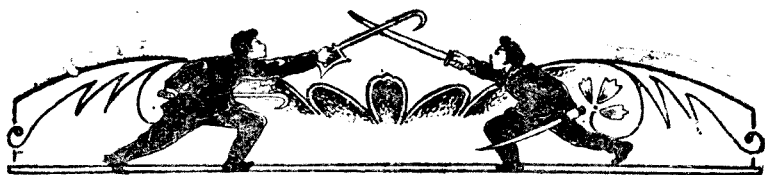
下繫百蝶洒花彩裙。柳腰輕展。笑靨頻開。那個香噴噴的臉兒。真是白嫩騰騰。紅光灼灼。如同珍珠瑪瑙放出來的寶光一樣。手裡拿着個粉紅小絹帕兒。向李鼎面上揚了揚。說。李兄。你瞧我是誰。李鼎愣愣的向他看了好一會。幾乎連心肝五臟都笑開了。不是玉蘭還是那個玉蘭。笑道。李兄。我們在江州一別。差不多已有四十天了。你當真我是被紅蓮教人謀害死了。我相信你爲人靠得住。也不枉我對你這番做作。李鼎忽然又流淚說道。你叫老太太嚇得我要死。你既然是死了。你不該還活在世上。我不打算你竟這樣遠我。你沒有薦信給我。却教我到雞足山去。空勞跋涉一場。我到你家裏來。你又來賺騙我一瓢眼淚。我却不知是甚麼緣故。得罪了你。用得着你如此做作。這番你也該看見我的人心。玉蘭又笑道。你我心心相印。本非偶然的事。何況你們男子的心腸。本不容易體會。我用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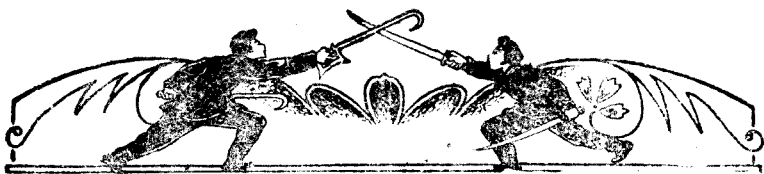
番做作。我有我的苦心。若說我是遠你。那裏早該給你個證據。去會悟師。你也未必在今天到我這裏來看我。叫我試驗出你的人心。你也不用說這些話責備我。我對你的地方。你細想起來。總未必怪我。我如今已經出來會你。你這一來。已知道我不會死。紅蓮教的餘黨。沒有能脫我掌握。轉我的惡念。你心裏總該歡喜。我的信已寫完了。今日叫穆貴陪你到鷄足山去。你們主僕在桂仙祠附近的地方。賃一所小房子。時常到桂仙祠。請悟老暗暗指點你。二年以後。我總該請你到我家裏來住。等我母親百年後。我若不死。也得去拜悟公爲師。請他傳授我的內乘氣功。我們總算是師兄妹一家人了。說着。便叫上穆貴將信交給了他。當日午飯已後。大家送李鼎出來。在那一聲唱別的時候。玉蘭說一聲前途保重。又向穆貴囑咐一番。李鼎也對玉蘭說了珍攝二字。拜別穆太太。又望芸香韻香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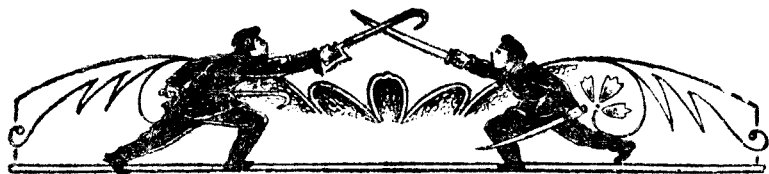
丫鬟說道。請你們兩位姐姐。留心我的話。若是小姐有時忘記了我。你們可以提着他。我將來總報答你們的好處。說着。便一步一辛酸的。隨着穆貴去了。玉蘭直到望不見他的人影兒。方才攙着穆太太。帶着芸香韻香。回到房裏。光陰荏苒。烏沉兔逝。不覺已是二月功夫。玉蘭看他母親精神很康健。曾到雞足山去。看望過李鼎一次。李鼎曾向玉蘭囑託道。我有個姑母。就是安徽黟山吳小乙的母親。小姐若到安徽。順便到我姑母那裏。通個信兒。就說我在這地方。隨師學藝。少來向姑母跟前請安。玉蘭點頭應是。回到家中。對他母說明。便立刻改換男裝。藏了單刀。帶了幾枝金錢鏢。立刻動身到安徽去。路過貴州青龍關。一所市鎮上。鎮名喚做鯉魚堡。玉蘭因一時口渴得很。很想尋個茶樓。喝一杯茶。忽然看見前面一處樓上。掛着昇平樓三字的招牌。便走進幾步。上了茶樓。揀個座頭坐下。茶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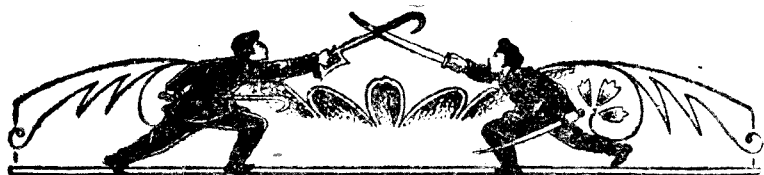
士獻上茶來。玉蘭喝着茶。見對面座位上。有三個人在那裏喝茶。坐在正面的。是個胖子。衣服極其闊綽。年紀約有三十來歲。臉上露出些圈圈兒。那種大刺刺的模樣。好像不把尋常人看在眼裏。左邊坐着個很漂亮的小夥兒。短衣窄袖。背後垂着油潤潤光滑滑鬆三花丟五縷的一條辮髮。表示他是個小光蛋。右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裝束極樸素。雙眉愁鎖。好似心裏有許多苦惱。解結不開。但聽那老頭向胖子說道。蘇寨主若是缺乏軍餉。小老兒情願孝敬蘇寨主一千兩。小老兒這個女兒。生來多愁多病。不是福相。憑蘇寨主那樣英雄豪傑。將來倡舉大義。殺到北京。名正言順。做了皇帝。是凡食毛踐土的臣民。都感受蘇寨主的恩德。將來選採妃嬪。何患無絕代佳人。侍奉左右。何必爭此泉下物呢。總得請馮老爺在寨主面前。行個方便。小老兒也情願送老爺一千兩。那胖子聽了。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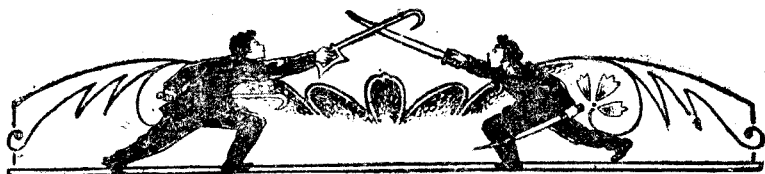
下麻臉說道。你肯將你女兒送到落峯山黑虎寨。就約定日期。將你女兒送到落峯山黑虎寨。不肯將你女兒送到落峯山黑虎寨。簡直就回說個不字。誰要你的銀子。又不是我馮大爺想你女兒做押寨夫人的。那小夥兒也起身說道。我們寨主的脾氣。向來是火上澆了一勺油。他要你的心。你不能割出肝腸。當是心一般的孝敬他。寨主想你女兒做押寨夫人。這是抬舉你女兒的。才肯請馮大爺向你說媒。你若不識時務。看我們寨主光起火來。立刻遣動大隊人馬。搶你女兒到黑虎寨去。放了一把火。燒燬你這鳥舍。那時你才想到馮大爺的話。金子石頭都換不來的。那老頭又道。馮大爺的爲人真好。在我們地方上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個不受馮大爺的栽培。我那薄命女兒。今年才得十六歲。馮大爺也養得他出來。大爺直當這孩子是你女兒罷。總懇大爺要在寨主面前。行個方便。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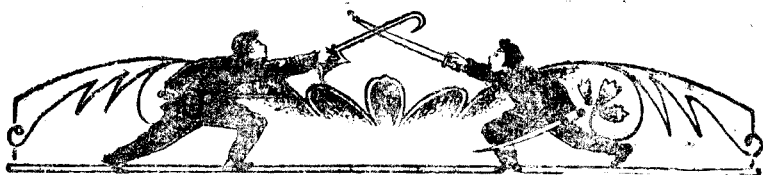
胖子冷笑道。我的性格很古怪。任憑人說我千聲壞。不喜歡人恭維我一聲好。我這窮光蛋。就從個壞字上闖出來的大專化小。小事化了。大爺不過貪圖幾個臭錢。誰想是做的好事。我這人真壞。蘇寨主還比我壞得厲害。越是壞人的造化越大。祇可惜我沒有蘇寨主那樣壞。祇得做黑虎寨的強盜眼線。不能做黑虎寨第一把大交椅。又可惜我的老婆。沒有養孩子的本事。我若有你這個女兒。早久送給蘇寨主做個押寨夫人。誰耐煩聽你說出這本天書。祇要教你女兒肯對蘇寨主行個方便。不用求我在蘇寨主面前。行個方便。那小夥又接着說道。你這老頭。太不漂亮。我說句馮大爺不用見氣的話。就是馮大爺被你說得軟了。但我們寨主既差遣我來同你談話。我就是蘇寨主。你若不識蘇寨主的抬舉。向我們求情。馮大爺便依了你。只怕我這個依不得。說着。便揎拳捋拳。做出要打老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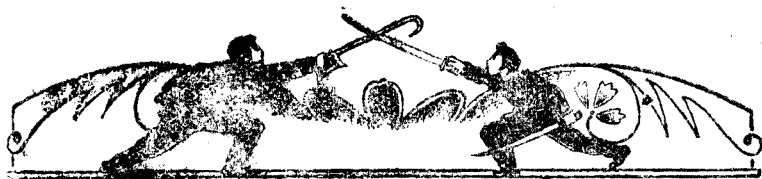
樣子。老頭流淚道。既然蘇寨主有意抬舉我的女兒。我姓宋的就將女兒送給了蘇寨主罷。便是今天給你們打個臭死。蘇寨主也會將我女兒搶進寨中去。沒奈何。我祇得捨斷了這條腸子。那胖子同小夥兒聽罷。登時都轉換了笑容。小夥兒說。你這番講的話。就漂亮極了。將來你女兒給蘇寨主。掌着昭陽大印。你還是個老國丈呢。胖子笑道。將來你做起老國丈來。才想到我們壞人的好處呢。我們越發成全你。不用你送着女兒上山。我去請蘇寨主。在三日後懸燈結綵。親自帶領幾個兒郎。用花紅轎子。把你女兒抬上山去成親。在你的顏面上。也添了不少的光彩。你以為怎樣。老頭連答應了幾個是字。小夥兒便拿了一塊銀子。走到掌櫃面前。嚙的向櫃上一攢。說。茶資在這裏算。剩下來的。就算茶博士的小帳罷。三人便下得樓去。玉蘭眼見到這種情形。心裏委實氣惱極了。但表面上仍是不



動神色。自顧在那裏吃茶。等他們走下樓來。便叫過茶博士問道。這宋老頭住在什麼地方。茶博士低聲道。就在這鯉魚堡北去二里宋家墩。他家是有名的土財主。正說到這裏。那掌櫃的陡向茶博士喝道。你敢。你敢講說什麼。我們開茶樓的人。有幾個頭殺。茶博士道。沒有說些什麼。祇說宋老頭是個土財主。掌櫃的又向玉蘭說道。客官是外鄉人。正不配問我們這地方的閒事。蘇寨主耳目最多。須不是好惹的。玉蘭連聲啫啫。喝完了茶。便匆匆下得樓來。茶博士便將他一把扭住說。吃了茶不給錢。你跑向那裏去。玉蘭不由啞然一笑。因爲方才心裏打算宋老頭的事。忘記還給茶錢。祇忍氣將茶錢給過。下得樓來。走出鯉魚堡。遠遠便見一所規模很大的莊院。日間不便前去。到了夜間。看靜悄悄的路上沒有人跡。便到宋家墩來。看大門已經關閉。轉到僻靜地方。聳身上了屋背。東張西望。星光



下看見一座紅樓上面。熒然露出燈光來。有好幾個人在樓上嚶嚶啜泣。靠窗下面有一樹馬櫻花。花枝上掛着綵裙子。像似日間洗了晒着。晚間忘記收了的樣子。玉蘭暗想這當是宋家女兒的閨閣了。毫無疑惑。兩腳在屋上墊了墊。風飄黃葉似的下了平地。這當兒便聽樓梯聲響。接着又是卍卍一聲。有個婢女從門外走出來。忽然看見個人影子。不由急道。黑虎寨有人前來搶小姐了。玉蘭便回道。我是來救你家小姐。不是來搶小姐。那婢女仔細向玉蘭望了望。轉身入內。不多會。便見日間宋老頭出來。將玉蘭請到前廳上。叫人獻上茶來。那宋老頭自言喚做宋鐸。轉問玉蘭。玉蘭說。我姓名放在箱子裏。沒有帶出來的。不瞞你說。我在昇平茶樓上。隱隱約約聽了那些無禮的話。兀自放心不下。特地星夜前來。給你想想法子。宋鐸因婢女說這人門不開戶不破的。竟到家中來。轉怕是寨子裏。



第二回

一息尙存英雄聲是淚

單刀直入女俠氣如虹

一四

的奸細。前來探聽虛實的。便對玉蘭說道。這件事寧可使我女兒受些委屈。縱要請閣下顧全我們老夫妻的性命。玉蘭指着他氣道。胡說。我想不到這老頭兒。真是這樣涼血。你若再同我支支吾吾的。看我這一刀。結果了你。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三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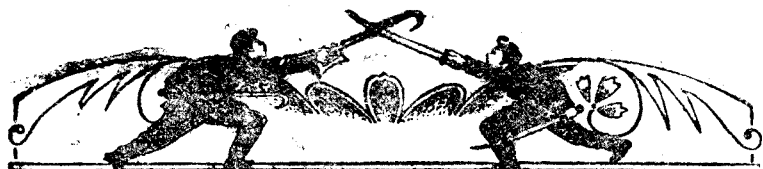
第三回

飛烙鐵獨鎮黑虎寨 穆玉蘭大鬧落峯山

話說穆玉蘭指着宋鐸氣道。胡說。我不想你真是這樣涼血。你若再同我支支吾吾。看我這一刀結果了你。旋說旋從身邊抽出風颼颼光閃閃的單刀來。向宋鐸虛幌了幌。嚇得宋鐸倒退不迭。便堆着滿眼的淚。向玉蘭道。壯士且請暫息雷霆之怒。不是我願息生命。忍心將女兒置之死地。實則怕壯士是黑虎寨的奸細。前來藉惱。玉蘭便收刀入鞘。將他一把拉住說道。並不能怪我性急如火。既然你要顧全你女兒的名節。憑我這個人。這副鐵血心肝。總可替你籌劃籌劃。你儘可把這情形明白告訴了我。宋鐸聽罷。未開言。那眼淚越發流個不住。又將他仔細望了望。說道。我日間在茶樓上。看壯士是個斯文人的模樣。想不到壯士就是我女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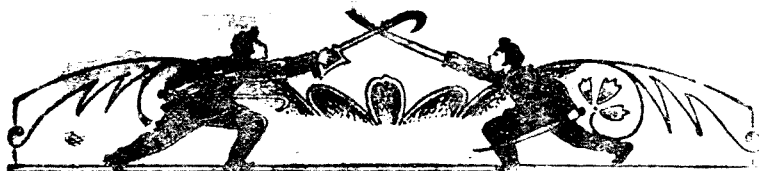
救命主。我只得將我女兒叫出來。謝謝壯士。邊說邊起身入內。玉蘭也不去阻攔他。不一會。宋鐸同他的婆子。將他女兒領出來。玉蘭看他這女兒。約莫有十八九齡。面皮略瘦了些。眼淚汪汪。那肌膚容貌之間。到處都露出女孩兒家一種愁態來。向着玉蘭福了福。低頭坐在一旁。那眼淚簡直同雨點般。從粉腮上直滾下來。宋鐸便向他女兒一指。用手揩拭着眼淚。說道。我們老夫妻。合起來有一百二十歲了。膝下祇有我女兒雅宜。是我們心上的寶貝。這孩子真個惹人疼痛。小時候讀書的天分極高。養鳳凰似的。將他養成了人。能畫得一筆好畫。做得一手好詩。本來我們這種人家。有田數千畝。亦足溫飽。雖然這孩子不是我們的兒子。但我們在他身上。却有極大的希望。滿心想招贅個才貌兼全的男子。早給他繫上一根紅繩子。毋如他的志願極大。對於嫁人這樣文章。他祇重人格。不重才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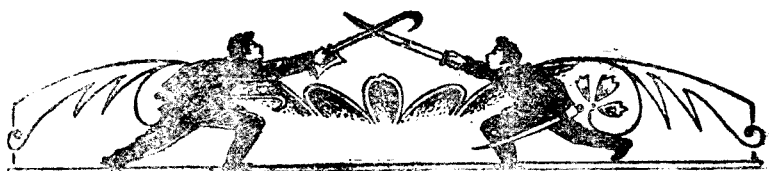
非得由他心理上選定的人格，依得他的種種條件。他才如願而償。但是才貌兼全的男子甚多。若在人格上，依得他志願的人實少。因此東也不成。西也不就。不知謝絕了幾家禽雁。玉蘭聽到這裏，不由拍掌叫道：「好孩子，好孩子。」宋鐸接着哭說道：「偏在這近二年來，落峯山上出了強盜。有個蘇光祖，是外縣的人，綽號喚做飛烙鐵。嘯集了幾百囉嘍，在落峯山建造一座黑虎寨，屯糧聚草，自大爲王。官府都不能敢同他做對。倒是我們這地方有個馮士龍，外人在背地裏，都喚他做花花太歲。原是窮光蛋，變成個闊老。同飛烙鐵蘇光祖拜過把兄弟，很得我們週近地方上人的孝敬。就用地方上人孝敬這筆款項，提出五成去孝敬蘇光祖，保管落峯山的強盜不來騷擾我們這地方上一草一木。在他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說這樣的辦法，就叫做保險。」蘇光祖每年到我家中收保險費。他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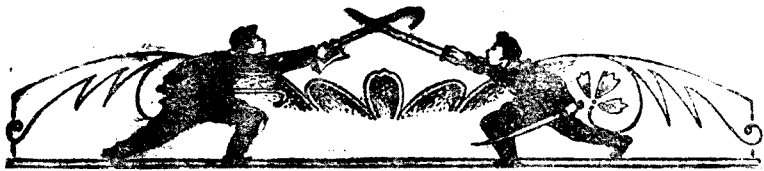
千。我們不敢還他五百。不知這東西從那裏看見我的女兒。出落得還不錯。就在蘇光祖面前。誇說我女兒的面貌。真如古書上所謂閉月羞花。所謂沉魚落雁。蘇光祖被他說動了心。遣着徒弟三王爺費雲。同馮士龍投到我家中來。給我女兒做媒。送給蘇光祖做個押寨娘子。壯士想我兒就是嫁人。却要嫁個正正當當的人物。依得他理想的條件。他才肯答應。那肯願意嫁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我夫妻愛女的心思。也無微不至。甯死不肯將他推進火坑。糟蹋在一個強盜手裏。只得婉言辭謝。誰知他們常來纏繞不休。今天壯士在茶樓上。是親眼看見馮士龍費雲那種殺人放火的神氣。我若對他們再不答應。一個是字。我死原沒關要緊。並且我有這點年紀。死也死得值了。徒死無益。他們一舉手。仍得將我這女兒搶到黑虎寨去。我從茶樓回來。左思右想。委實沒法。便同他們母女商議。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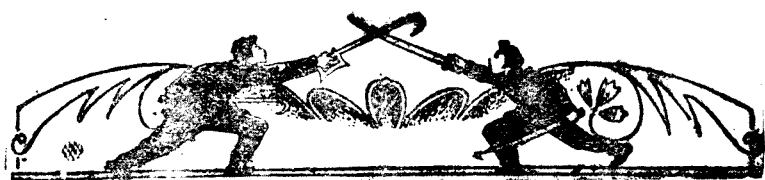
商議到這時候。我想了個主意。向他們母女說。這地方萬不能安身。着怎
生對付這些瘟神。不如連夜收拾些細軟金銀。趕緊逃命去罷。雅宜的母
親聽了。說我們要去逃命。黑虎寨眼線最多。如何能逃得他的掌握。若不
逃。到了五日以後。我女兒被他們搶去了。我女兒固然惟有一死。我們還
休想有個活命。反正我們都是一條死路。蒼天菩薩。這是怎樣好。我女兒
說。一死還再有什麼大罪。從來象以齒焚。麝以臍死。我父母若沒生得我
這女兒。我父母性命。何至因我不能保全。我若生得如賣菜的姑娘一般
粗蠢。肚子裏又沒有這點黑墨水。如何惹動黑虎寨強盜。危害我這性命。
死有什麼大不了一個人比這件事小得許多。也會準備一死的。我們與
其忍辱偷生。就毋寧捨身而死。我在生前雖沒對我父母盡全孝道。死後
却依然骨肉完聚。我們還是一家人。估料那瘟神不能到泉下壓迫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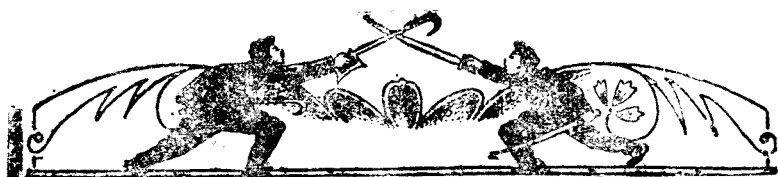
了。我聽他們這些痛刺刺的話。越想越覺傷心。一家子人。祇有哭泣。却又不
敢哭出聲。怕黑虎寨強盜的耳目最多。聽到號哭聲音。又發生意外變
故。連死也不肯給我們一死。祇是三人六目。涕淚橫流。嚶嚶的啜泣。不想
壯士前來。謝天謝地。這真是我女兒的造化。這番話不打緊。只把個穆玉
蘭說的半晌開口不得。閃動兩個光睜睜的眼珠。死釘在雅宜身上。好半
會。却轉向宋夫人說道。你們的事。我已想個法子。放在這裏。請你且將雅
宜小姐帶進去。我看他心裏必很難過。連眼圈兒都哭得紅了。你勸他不
用傷惱。天大的事。有我替他担承。叫他哭壞了身子。不是當要的事。宋夫
人謝了兩句。遂偕着雅宜走入裏面去了。玉蘭又向宋鐸道。我這一天點
點酒飯沒有進口。實在餓極了。好像有許多蛔蟲。在我心肝五臟裏打起
架來。有酒飯給我胡亂吃幾口。我慢慢把這法子告給你聽。宋鐸忙令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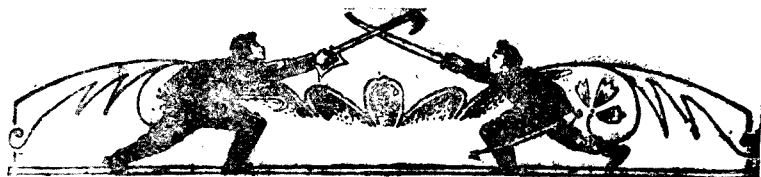
人閒上酒菜。玉蘭一面喝着酒。一面對宋鐸說出他的籌劃。宋鐸聽罷。遲疑了一會說道。哎呀。這事危險得很。請壯士還須從長計較。方好。萬一着了他的道兒。叫我們全家如何對壯士得起。玉蘭放下酒杯。將頭一扭。說道。你說這樣話。我很不願聽。你儘管依我主意做去。憑我的本領。去處置落峯山的跳梁小醜。還講說到什麼危險。你若怕我把事情做壞了。看我這把刀。可分開我的腦袋。說着。忙從身邊抽出單刀。向腦袋上砍下。祇聽得噹的作响。早嚇得宋鐸真魂出竅。再看他已把刀抽回了。那腦袋不但沒有傷。連紅也沒一紅。玉蘭笑道。我這把刀是千金的寶刀。若是尋常的兵器。砍在我的腦袋上。早就砍捲了口。你看我這腦袋。不比金子石頭還堅硬麼。宋鐸幾乎驚詫得伸出舌頭來。說。壯士真神人也。但他縱眼見這壯士的本領。不難制死蘇光祖。撥平黑虎寨。保全雅宜孩子。不致玷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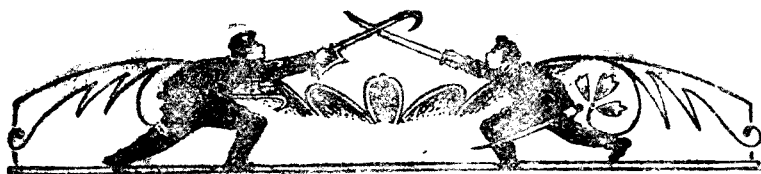
強盜手裏。却轉怕這壯士別有存心。未能便能保全這孩子的性命。宋鐸思慮到這一層。縱有些懷着鬼胎。尙未相信這壯士。真是他們全家的救命主。然事情已迫急到這樣地步。沒有良好的方法。也就照着他的籌劃。暗暗告知夫人雅宜。及家中僕婢人等。糗糗糊糊的做去。果然過了三日。花花太歲馮士龍。着費雲前來通知。說蘇寨主約在今夜來迎接小姐上山。馮大爺在寨子照料喜事。宋鐸應聲不迭。款待費雲的酒飯。請他回山覆命去了。玉蘭見費雲去後。便向宋鐸道。趕快勸雅宜小姐梳妝。你這裏可照出個房間來。給我也裝束好了。宋鐸連聲喏喏。看着天色將晚。宋鐸便吩咐家中人掛燈結綵。儼然像似做喜事的模樣。大碗酒。大塊肉。都預備停當了。宋鐸很是懸心吊胆。偕同兩個僕人。到門外看時。這夜星光暗淡。看落峯山只在三四十里。層巒陡險。望去像很濃厚的黑雲。遮掩眼簾。



沒見落峯山有人前來。宋鐸回到後宅。原來雅宜和壯士都已裝束好了。這壯士在未改換女裝以前。却也生就潘安的貌。可是一經換了女裝。真個花樣兒活。玉樣兒溫。還比雅宜出落得漂亮些。宋鐸看了。轉不禁欣然色喜。忽聽得遠遠鑼鳴鼓响。早有兩個僕人前來報告。說老主人快出來迎接。蘇寨主看要來了。宋鐸匆匆帶着幾個僕人。走到大門口。便聽得一聲炮响。遠遠有數十條火蛇。照耀得同白晝相似。風馳雲擁。只迫墩上來。只見有好些短刀手。長槍手。刀箭手。旗牌手。頭上都披紅插花。前面一隊喇叭。後面又接着一隊鑼鼓。有四五十個紅紗燈籠。都提得高高的。照着那個大王。像貌甚是凶惡。滿臉黑得同鋼炭一般。一部絡腮鬚。和竹兜相似。頭上戴着鐵頂英雄勒。高高的豎起一朵紅絨球。身穿玄色錦袍。外披一件黑虎攢林英雄廠。手裏拎着一根碗口粗細的鑲鐵棍。脚登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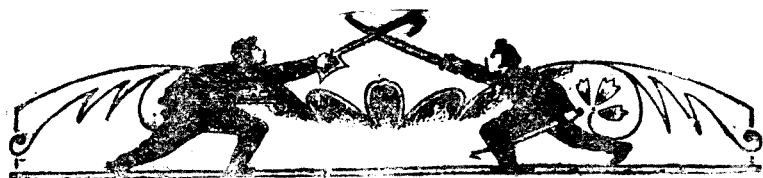
黑皮靴跨下一匹蝮毛獅子烏騮馬。馬後有八個人。抬着一乘花紅的彩轎。後面又有一乘小轎。又是通通兩聲炮响。兒郎們早分開兩邊。蘇光祖滾鞍下馬。拎着那條鐵棍。閃到宋鐸面前。暴雷似的唱了個大喏。嚇得宋鐸用右手掩着頭。抖抖的跪在蘇光祖面前。口稱大王爺爺饒命。蘇光祖忙將他扶起。笑道。那是小婿對你行禮。你是我的泰山。如何跪着我。宋鐸方才鎮定心神。將蘇光祖迎到廳上。大碗酒。大塊肉。已擺滿了幾張檯子。蘇光祖哈哈笑道。酒我已吃過。泰山快將我夫人送出來給我瞧瞧。我不吃也飽了。這裏的酒飯。賞給孩子們吃了罷。宋鐸那敢違拗。一面着人將嘍囉們帶進廳中。輪流飲酒食肉。一面便領着蘇光祖到雅宜的樓上去。不一會。蘇光祖同宋鐸出來。走到廳上。哈哈笑道。我的夫人。算是千個裏也挑不出這個美人來。但在字畫上也看見過的。我夫人樓上那個丫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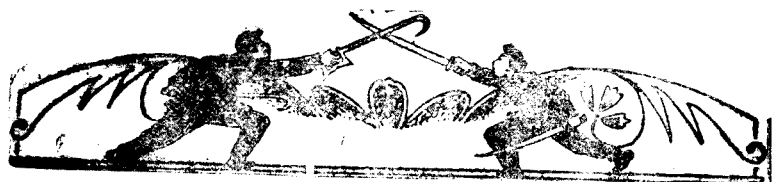
不曉得他的爺娘。是怎樣一副縹緖面孔。竟會養出他這好模樣。畫也畫不出他的好處來。若得這孩子隨我夫人到黑虎寨去。宋鐸道小老兒是大王治下人戶。大王喜歡這孩子。小老兒還敢扭一扭麼。就叫這孩子隨小女去。侍奉大王左右。蘇光祖大笑道。小老兒這個稱呼。請泰山收拾起來罷。泰山再這樣抬舉。我就罵我是混帳。若得那孩子隨我夫人到黑虎寨去。我這身子。就交給他了。那怕他叫我火裏火去。水裏水去。一會囉嘍。們用過酒飯。廳上擂鼓鳴鑼的奏起樂來。轎夫抬進花轎。看雅宜泣別了他的母親。坐下轎子。又將那丫鬟拉進一乘小轎。接着聽到通通通三聲炮响。蘇光祖向宋鐸拱拱手。走出大門。那兩乘轎子。已抬到門前禾場上。小嘍囉搖旗吶喊。都換過燈籠裏的蠟燭。排成隊伍。光祖跨上蝮毛獅子烏錐馬。抬起鑲鐵棍。隨在轎子後面。一路上好不威武。回到落峯山。已是



四鼓天氣。早聽得山上一聲梆子響。早有山上的小頭目。如馮士龍費雲。這班壞蛋。領着把寨的嘍囉。從山坡上迎接轎子上山。一時鳴鞭放炮。好不熱鬧。光祖到了黑虎廳上。略陪着衆頭目。吃了幾杯。看天時已是不早。便向衆頭目一拱手。早有嘍囉拿了紗燈。領着他到新人房內。祇見那個新人兒。盛妝坐在床沿。隨着他到新人前來的丫鬟。已不見了。問明房裏的丫鬟。都說方才是看見的。現在已到姑娘房裏去了。蘇光祖且不去再理會他。便向衆丫鬟擠眼。做手勢耍子。衆丫鬟都明白。大王爺情急了。一齊退了出來。蘇光祖見丫鬟都不在房裏。起身將房門關了。看房裏燃着一對手臂粗細的紅蠟燭。上面如吐了一朵蓮花。隱含着幾分醉意。而在這燭光之下。伸手給新人去了蓋頭。看他的容光。比在他家中所見。更覺美不可狀。蘇光祖細看新人的面貌。幾乎連屁眼都笑開來。走到案前。



放下鑲鐵棍。除去鐵頂英雄勒。卸去黑虎攢林英雄廠。脫去錦袍。解開裏面的衫襖。回身看新人仍坐在床沿。看他那嬌癩滿面的容光。究猜不到他心裏是苦是甜。是憂是喜。便在新人身邊坐下。將他抱在懷裏。便覺得一股異香觸鼻。不禁筋酥骨軟。根根毛孔都開。心想這新人太嬌瘦了。我若魯莽些。須不是耍的。一面想。一面給新人脫衣解帶。精赤條條。絕似一幅楊妃出浴圖。打算將新人摟抱如幃。要怎樣的對他溫存體貼。新人已放在被裏了。蘇光祖也將靴袴脫去。喜喜歡歡的攢入被來。忽然那新人哭起來了。說。我不是到這裏來做夢麼。蘇光祖聽得新人的聲音。仔細再向他臉上望了望。條的從被窩裏面跳起來。哇呀呀大叫一聲。也不顧得穿褲跳下床來。將門放開。口裏大叫道。這是打那裏說起。不不不好了。聽上衆頭目正在那裏吃酒。聽得蘇光祖這聲怪叫。正不知是出了什麼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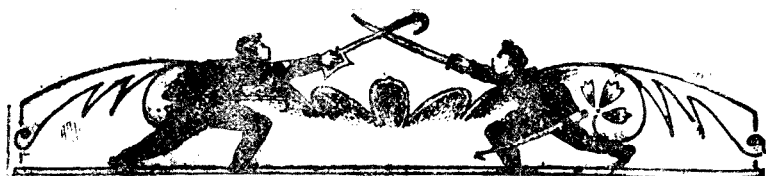


故放下酒杯。一窩蜂的擁得前來。其時外面的丫鬟。早先聞聲而至。看蘇寨主一絲不掛。都羞得跑了。衆頭目進房。看見蘇光祖這樣神情。已是驚訝不小。再向那床上的新人看時。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真是笑不能說不出。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四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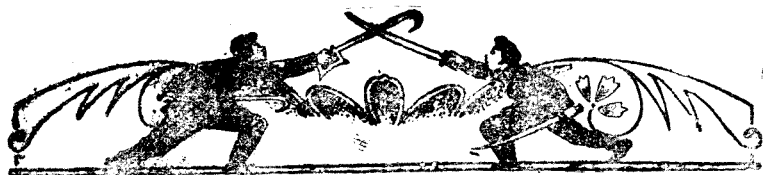
第四回

變戲法強盜入牢籠 化凶頑美人談戒律

原來穆玉蘭在宋家墩的計劃。準備裝做丫鬟。伴着宋雅宜到落峯山去。在新人房裏。模仿水滸傳上花和尚對待小霸王辦法。略加融匯。先將飛烙鉄蘇光祖降服了。或處死他的性命。其餘黨羽。也就不難立即殲平。誰知天下事定法須不是法。事到臨頭。却又換了一個計較。你道是換了什麼計較呢。蘇光祖有個同父異母的妹子。花名喚做玉瑛。比蘇光祖小得十八歲。論他和蘇光祖的像貌。妹子白得像羊脂玉那樣兒。白哥哥黑得像鍋底煙灰那樣兒。黑一個老子。却生出這樣黑白不同的兩個結晶品來。這其間的巧妙。在現在固值得生理學的研究。在那時却有令人不可思議。蘇玉瑛因他哥哥。今夜要成就天造地設的一件好事。便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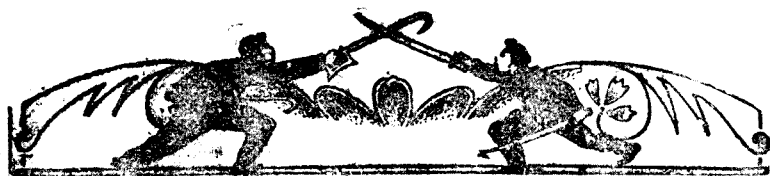
新人房裏。畢竟看看這新人的容貌。比我更何如。及至到得新人房時。玉蘭見衆丫鬟都喚他姑姑。就知道他是蘇光祖的妹子了。蘇玉瑛看見玉蘭這種好模樣兒。轉不去看新人。祇將一雙秋波。在玉蘭面上閃轉。玉蘭被他兩眼釘在臉上。一閃一閃。早又計上心來。暗忖我從平治紅蓮教後。向沒有用過法術。取勝於人。這是我自信平生的本領。可以對付一班欺人生事的強徒。犯不着使用什麼法術。倒是今天看了蘇光祖的妹子。我何不暫使着獻身法。且拿蘇光祖開一回玩笑。心裏轉了這個計較。轉將個臉掉了過去。玉瑛因他們做丫鬟的。沒有上過大陣仗。看了大王爺的御妹。羞澀自是常情。也就不再去理會他。便走近床沿。將新人仔細端相。就在這時候。忽然覺得昏昏糊糊的。像似一些人事都不知了。雅宜却在這時候。忽然身軀動了動。再仔細看時。自家已不是新人的裝束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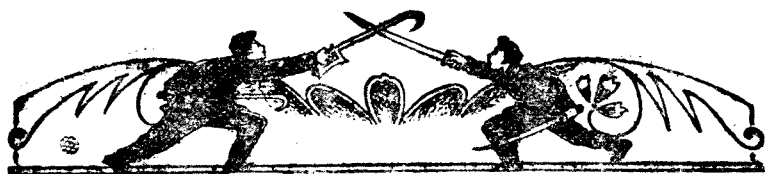
裏正在詫異。忽又覺得目無所見。口不能言。就在那裏打了個呵欠。玉瑛的丫鬟看見姑姑這個呵欠打出來。便扶着他回到房中睡歇。玉蘭知道這件事。已有一半成功了。便託一個丫鬟領他到姑姑房中見識見識。那丫鬟因他是大王爺心愛的人。便領他到姑姑房裏去。玉蘭遂問姑姑房裏丫鬟及領來的丫鬟說道。你們且到新人房裏去看熱鬧。有我在這裏伺候姑姑。是不妨事的。兩個丫鬟看姑姑真個睡了。巴不得他有這樣話。便一齊轉到新人房中來。及至蘇光祖將衆丫鬟支遣出新房。姑姑的丫鬟便也回到姑姑房中。再看那裏有個宋家的丫鬟呢。豈知玉蘭在這時候。已借用隱身法。將身軀隱在一旁。暗中作法。又準備戲弄蘇光祖了。蘇光祖覺得懷抱中的新人。轉眼間已不是宋雅宜。聽他那樣哭聲。早急得暴跳如雷。六神無主。匆忙間忘記穿紮衣褲。下床開了房門。一聲怪叫。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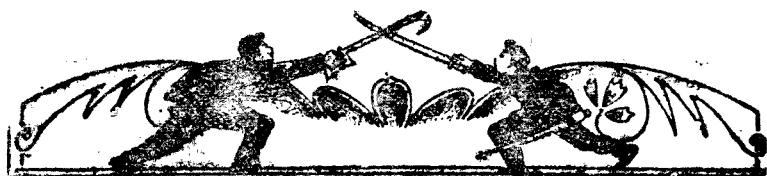
將他父母的遺體。給大家看了個飽。衆頭目那時再向新人床上看時。那新人的衣服都脫了。放在被上。翻掀得同亂柴堆一樣。看是連貼身的小衣。及抹胸都脫完了。那個新人露出很嬌羞的容顏。只是嚶嚶的哭。衆頭目多不認識雅宜是個甚模樣兒。但從那新人像貌一看。就認出是大王爺的妹子了。大家拉着蘇光祖穿齊衣褲。光祖看衆頭目都在這裏。黑臉轉羞成個紅臉。便向玉瑛安慰着道。妹子不用啼哭。哭也無益。好在妹子醒得快。總算是造化。旋說旋又對衆頭目道。這件事很古怪。孤家今夜沒有喝醉了酒。兩眼烏溜溜的。並未放花。那有認錯了人。這宋家的孩子。是到那裏去。孤家想他未必有這樣偷天換日的手段。看宋家的賤丫頭說的一口雲南話。聽說雲南紅蓮教的妖術。多有這樣偷天換日的能耐。這賤丫頭怕是紅蓮教的一流人物。胆敢前來戲辱孤家。若不殺此賤丫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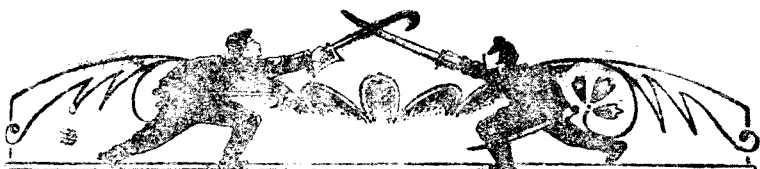
怎洩去我胸中這口烏氣。馮士龍道。我每年到宋家去收保險費。沒聽得宋家有個雲南的丫鬟。就是今年看見雅宜姑娘。若是看見他的丫鬟。比雅宜還漂亮。早在寨主面前。說出這個丫鬟來了。蘇光祖聽了罵道。殺頭的你何不早說。你在適才時間。若說沒看見宋家有個雲南的丫鬟。生得怎樣縹緲。孤家早有了防備。何致鬧出這天大笑話。簡直把黑虎寨的大王爺。被這賤丫頭戲弄得連猪狗都不如了。都是你們這些混帳東西。馬前不放炮。馬後倒放個屁。不看在平時兄弟義氣分上。就叫你給我滾蛋。滾蛋。滾你娘的十七八個蛋。馮士龍碰了這個釘子。只沒有地方洩氣。這股怨毒。却結在宋鐸身上。便拿出軍閥時代。小老爺見上峯官的態度。向蘇光祖陪罪道。是我錯了。不過我想這件事。宋老兒總該知道的。請寨主點齊大隊人馬。殺到宋家村去。把宋家全家宰殺了。才洩得寨主胸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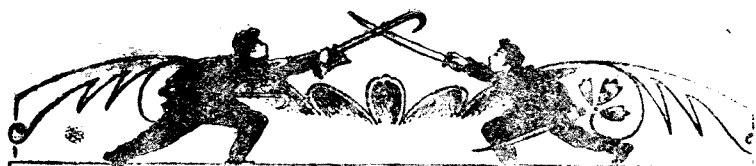
毒氣蘇光祖咬了咬牙齒。道：「怎講你怎是漢子講的話。這也怪孤家瞎了眼。同你們這些囚攬養的交好。丟盡我祖宗十七八代的面子。不但是瞎了眼。簡直是屎迷了心。孤家這半輩子。尙是童男身體。也沒有爛掉了雞巴。要你和這姓費的小廝串同一局。把宋老兒的姑娘說得同天上玉皇娘娘一般。孤家才是這樣糶糶糊糊的。像是屎迷了心。看孤家的名氣壞。却壞在你們這些囚攬身上。把孤家弄得連豬狗不如。你們又連孤家不如了。宋老兒沒有欺負孤家。你想孤家怕擒不住妖人。轉去欺負一個老兒。你就失笑孤家太不值價。還算什麼朋友。依孤家使起性子。就該提起這根棍子。將你這囚攬打了個稀爛。閒話少說。把胆子放大些。隨孤家去捉妖人。不可吃他逃跑了。好同他算個總賬。馮士龍那裏還敢多說。只不知妖人在什麼地方。蘇光祖已提了鐵棍。領着衆頭目。一路呼哨。剛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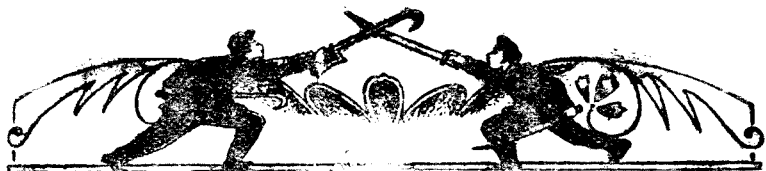
玉瑛的房。忽見有道白光。在面前一閃。蘇光祖舉棍舞時。那白光已轉到他身後去了。蘇光祖一個轉身。忽聽得馮士龍費雲的聲音。同時哇呀叫了一聲。刀光閃處。兩人的頭。都滾在地下。屍首僵臥在血泊裏。鮮血濺在人身。上。噉噉發響。衆頭目都嚇得呆。三十六着。也就祇有走爲上着。蘇光祖再看那裏有什麼刀光呢。連個人影子都不見了。蘇光祖高聲喝道。妖人在那裏。暗中殺人。不是好漢。快快顯出面目。和孤家決個勝負。這話才了。就聽得很鬆脆的聲音。應道。來了。應聲才歇。眼前便現出個丫鬟模樣的人來。一瞥刀光。早迎着蘇光祖頭頂劈下。蘇光祖一個溜步。將鐵棍架住了。那把刀噹的作響。却砍在蘇光祖的鐵棍上。那丫鬟把刀掣回。借着刀的光。看那刀鋒似乎沒有損壞。好快。那丫鬟才把刀掣回。蘇光祖早劈面一鐵棍。向那丫鬟樓頭打下。那丫鬟並沒還手。站在前面文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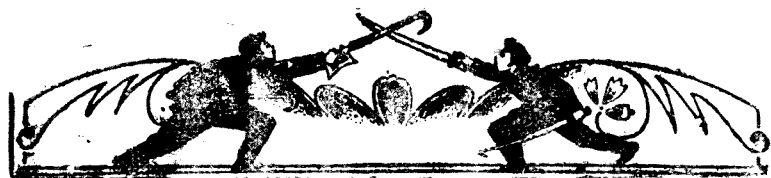
不動。又聽得托地作響。蘇光祖打算這一棍打下來。必將他打個粉身碎骨。誰知鐵棍打在他的頭上。便直跳起來。看他仍動也不動。蘇光祖早識他這是大力衫法。這功夫極不易學成。學成了功。就有千金質量的東西。都不能打傷他分毫。又覺得舉棍的那隻手。有些麻痛起來。連虎口幾乎都震裂了。這才吃了一驚。那丫鬟便高聲喊道。住手。你有話。儘管說明了。再打不妨。嘎嘎。你這毛賊真好大的胆量。敢在爺爺面前動武。蘇光祖翻起兩個眼珠問道。你不是宋家的丫鬟。怎地扯謊說是男子。你欺辱了孤家。不打死你不甘心。那丫鬟便提高聲說道。你這東西還說戲辱你。這是我承全你的。我若不承全你。你們兄妹倆。就糊糊塗塗。早做出風流無恥的事體出來。依我性起。今天本不當再承全你的性命。不過我聽你對馮士龍講的那番話。也像煞有點道理。我這把刀才肯對你留點情分。就



是我戲辱你。你日後也該回頭警悟今夜的事。由你惹出來的。是我預先顯個報果給你。看你總不能恨我。蘇光祖聽他這番話。不知怎的。心裏便真個警悟起來。撇下鑲鐵棍。撲的翻倒虎軀。便向那丫鬟納頭。剪拂。原來江湖上人下拜。都說剪拂。就因拜與敗同音。要圖個吉利的意思。其時天色已亮。蘇光祖剪拂起來。說我不是糊塗蟲。攢到腦子裏去麼。從做了強盜殺人放火。不算稀罕的事。到頭總該有個報應。姑娘這樣提撕我。我不敢再想嫖女人。連強盜也不做了。將來祇做個大和尚。那化裝宋家的丫鬟穆玉蘭聽了。不由向蘇光祖吓了一聲道。你們這些人。真是傻子。口口聲聲。還說我是姑娘。是疑惑我扯謊不是男子。你說什麼嫖女人。這些話若對姑娘說出來。那還了得。幸我須不是姑娘。沒被你說得翻紅了臉。蘇光祖道。當真你是個男子麼。好極了。不過你交給我個證據。玉蘭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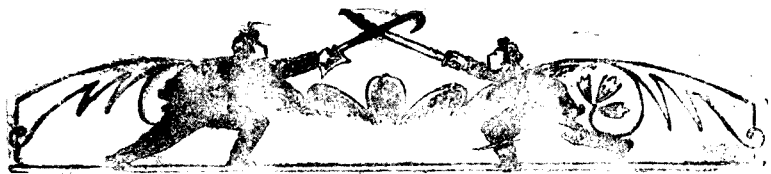
笑。便將蘇光祖帶到玉瑛房中。說證據在這裏。蘇光祖看玉瑛床上睡着個女子。不是宋雅宜是誰呢。原來雅宜當蘇光祖在新人床上跳起的時候。同時和玉瑛都醒過來了。玉蘭便對他說明自己的真本領。現在另換的個好計較。雅宜將信將疑。及見玉蘭同蘇光祖進來。由玉蘭先對他說明緣故。玉蘭也只得對蘇光祖把這其中的關節。含羞帶澀的勉強說了一遍。蘇光祖一面令幾個丫鬟分頭勸慰雅宜玉瑛兩人。一面令嘍囉將馮士龍費雲的屍首。斂埋入土。便將玉蘭請到黑虎廳上。嘍囉集了一衆頭目。都來向玉蘭唱了個喏。苦苦向玉蘭追求姓名。玉蘭便托說姓李。名友蘭。是河南嵩山人氏。流落雲南。並非雲南本籍。居戶蘇光祖道。我的哥。你莫非是河南嵩山大刀李老英雄的公子麼。旁人就有哥這樣法術。也沒。有哥這樣本領。玉蘭扯謊道。你這一猜。倒猜個正着了。蘇光祖拍手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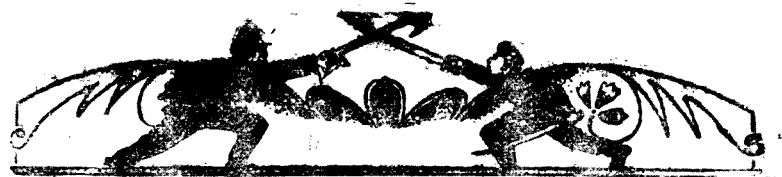
我早聽得哥的大名。傳說是一個鼎字。江湖上人。真是以訛傳訛。做夢想不到哥喚做友蘭。兄弟素仰哥的本領。祇恨無緣領教。前幾月間。曾打聽哥到南方訪友。我聽了好不歡喜。以爲總該和哥有會面的機會。天幸有緣。今天給我遇見了哥。我不想做和尚了。大家義氣爲重。我們這座山頭。雖及不上晁天王的梁山泊。地勢却也險峻。沒有官兵前來躉惱。但我們多是渾幫的強盜。不懂得清幫強盜的道理。所做皆是殺人放火的事。難得有我哥前來。算我們這山寨子救星到了。兄弟的意思。要將寨子裏全部事務。卸給我哥身上。全聽哥的指揮。還有一件事。要仰求哥的苦情。玉蘭道。兄弟雖不做強盜。但知道在江湖上最令人畏服的漢子。都能講說一個道理。兄弟在勢。不能在這地方落草。寨主便抬舉我也沒有用處。不過兄弟有幾句忠告。要望寨主及衆頭目留神一點。蘇光祖道。哥有什麼



話快說。玉蘭道。天生你們這樣神骨驕筋的人物。不做強盜。便是沒飯吃。沒衣穿。沒事做。沒路走。要知強盜是國家不平的制法。製造起來。誰生成。便做強盜。蘇光祖大笑道。哥的話如同拿着這條鑛鐵棍。一棍打到兄弟心坎裏。我們這種人。若不做強盜。真是沒飯吃。沒衣穿。沒事做。沒路走了。玉蘭道。做强盜當然有做强盜的道理。但我相信世間沒有人不眨眼的強盜。得了好下場的。你們既在這山上。落草不是一日了。論理你們寨子裏。應該很富足了。蘇光祖道。兄弟生性揮霍。財物到手。就使用完了。山中並無儲蓄。玉蘭道。蘇寨主。我看你們都是英雄人物。地方上擾亂得雞犬不甯。一半由許多無賴的地棍。假借你們名義。做下案件。你們自己做下無法無天的事。又代那些狐羣狗黨。受盡罵名。此時還不悔悟。更待何時。蘇光祖聽了。舉了個拳頭。很命在頭上打着。頃刻頭上打起個老大的疙



瘡來說。我的哥。你講的怎麼不是。豈獨地方上的痞棍。壞我名氣。便是我幾個徒弟。也有一半狐假虎威。叫我替他們受過。依我的主見。不若大家就此散了罷。玉蘭道。我說做强盜。有做强盜的道理。勸你們及早回悟。要整頓山寨子裏規律。並非教你們散了夥。不做強盜。並且你們這些人。除去做強盜。東漂西蕩。也不是個長策。我給你想着五條戒律。若有違犯這五條戒律的人。你是山寨之主。該當公事公辦。點點不得通融。第一戒。妄盜良善。一草一木。第二戒。奸淫人家婦女。第三戒。橫索百姓錢財。第四戒。妄殺無辜。第五戒。唆使賣友。如有人違犯這五戒中的一戒。卽當梟首示衆。便是寨主自己犯了戒。也不能曲情徇私。使戒律歸於無用。你們祇依着這五戒做去。日後若官府有招安消息。你們便不再做强盜了。我對寨主的忠告。祇有這幾句話。卽日我要帶着宋雅宜小姐回去。請就此告別。



第四回 變戲法強盜入牢籠 化凶頑美人談戒律

一四

蘇光祖道哥且慢去。兄弟曾說有一件事。要仰求哥的苦情。畢竟蘇光祖說出什麼事來。且俟第五回書中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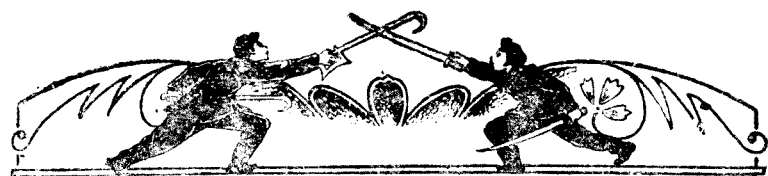
第五回

意綿綿痴兒說瘋話 情切切玉女害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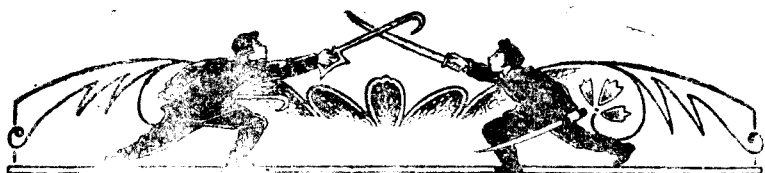
話

說蘇光祖當下便向玉蘭說道。兄弟是個沒有涵養的漢子。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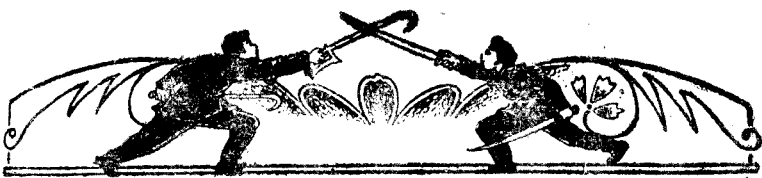
話擱在肺腑裏。不說出來。便覺得不痛快。兄弟的玉瑛妹子。這番蒙着莫大恥辱。在兄弟是感激我哥提撕我。還感激不來。若懷着鬼胎。那就是混帳。就怕我妹子是孩子的性格。受了這樣恥辱。斷不肯和我哥輕易罷休。依兄弟愚見。不若我們做了親。將玉瑛妹子配給我哥。這怨毒也就一消百解。不知哥的意思怎樣。玉蘭聽罷。很拘歉的說道。兄弟素來的性格。所恃白鐵所憑就是這一腔熱血。向沒有用着法術害人。造下彌天罪過。兄弟的罪過。自知不能隱諱。幸得老哥知道兄弟。若是換一個人。如此得罪了哥。其將以兄弟爲何如人呢。令妹受了這樣恥辱。便是兄弟身當其境。



也不肯輕易諒解。承寨主的盛情，如此厚待兄弟，人非草木，焉得不百拜領謝。母如兄弟已有了親事，將來定給令妹選擇個乘龍佳婿。倘若令妹不肯和兄弟罷休，日後相見時，兄弟祇有讓他，決不肯傷害令妹的性命。蘇光祖見他的神氣非常堅決，也就不多說。當日便令兩個丫鬟服侍雅宜同他下山。穆玉蘭回到宋家墩上，宋鐸夫婦及僕婢人等，已躲在親戚家中去。暗地着人在宋家墩探視消息。聽說雅宜同寨子裏兩個丫鬟均由那壯士領着到宋家墩來。宋鐸夫婦聽了，好不歡喜，一齊回到家中。大家說明緣故。宋鐸打發兩個丫鬟回去。接着蘇光祖派來十來個嘍囉，到鯉魚堡駐下。名爲保護鯉魚堡的安全，實則防馮士龍的狐羣狗黨。對宋家有強暴的舉動。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玉蘭當日在宋家換了男裝，便對宋鐸說道：我有事要到安徽一行。至遲不過一月要來看視雅宜小姐。




的宋鐸感謝不迭的臨行的時候送出一包金條銀錠玉蘭笑道老丈以我爲何如人。我是憑着這鐵血的心肝。承全小姐的名節。若有別種存心。我可對天發誓。老丈要我收下這些東西。就把我看得連這些東西不值了。宋鐸沒法。也只得依從他的意思。接着有個丫鬟出來。說小姐身邊佩着一對白玉魚。因李老爺救了他的性命。特叫小阿奴取一隻來。送給李老爺。略盡他的意思。李老爺千萬不能推却。玉蘭看那隻白玉魚。雖不是美玉製成。但彫琢得異常玲瓏精巧。却之轉覺不恭。沒奈何只得收在身邊。從此到了安徽黟山。見過吳小乙的娘。敘述李鼎在羅珉山桂仙祠。跟隨悟因學習內乘功夫的緣由。小乙娘聽了問道。小姐是雲南女俠穆玉蘭麼。真個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是聞名。兩人談敘得甚是投機。忽見有個人東欹西倒的走進來。向小乙的娘。叫了聲母親。又問這位公子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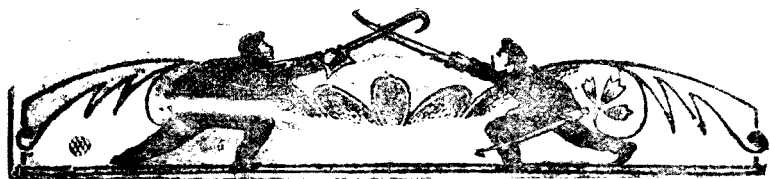
打那裏來的。看他比方家兄妹的面孔。出落得還漂亮些。在孩兒眼中所見。要算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了。小乙的娘。便叫了聲小乙道。這是你表兄的朋友。他也姓李。貴客到此。你沒知道請教。你敢是又在那裏撞醉了。看你這耳根都是紅紅的。小乙便向玉蘭行了禮。說李公子難得到舍下來。我要去打壺酒。和李公子拚個三杯。小乙的娘呵叱道。李公子不吃酒。用不着打酒給他吃。我問你。你今年看是要到三十歲了。你可想娶個老婆。不想吳小乙兀的跳起來笑道。孩兒又不是瘋子。一個人不想娶老婆。除非沒有卵子。孩兒已活在世上二十九歲了。算我懵懂。難道連個娶老婆也懵懂得毫無知覺。不瞞娘說。孩子若多灌了幾杯黃湯。東山走。西山闖。看見人家做喜事。我不知道我的小心窩兒裏。何以便有些癢癢的。前幾天。山上有個姓秦的。使促狹捉弄孩兒說。我們山那邊。有個許家的小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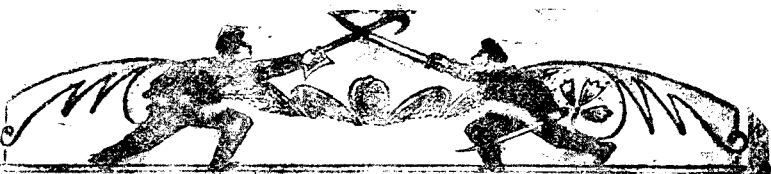
娘。他的年紀比我小十二歲。長得一副好苗條身兒。兩道眉毛。烏溜溜的。我就瞞着娘。請他到許家去說合。要想小姑娘做我老婆。不料那姓許的對媒人講說。我喜歡吃酒。使槍弄棒的。是個下流東西。家裏又窮得很。那裏能有五十兩金子的聘禮。便不肯答應。唉。有了金子。吃酒使槍弄棒。都不計較。沒有金子。又是說出什麼下流東西來了。穆玉蘭笑道。你的話。要把我肚腸子笑斷了。你如果要娶老婆。你要依我。小乙拍着胸脯說道。你是我救命星。我怎麼不依你。玉蘭笑道。這女郎生得白晶晶的臉兒。笑迷迷的眼兒。紅腥腥的唇兒。嫩纖纖的手兒。是寨子裏大王爺的妹子。我想給你做媒。小乙聽了。轉咕嚕着嘴說道。你又來使促狹。尋我的開心了。我一輩子不娶老婆。也不要強盜的妹子。李公子。我不。玉蘭又笑道。你敢小覷他麼。有人曾給他對我提媒的。我因有了妻子回絕了。難道這女郎就



配不上你。小乙道：你嫌他是強盜的妹子，不要他做老婆。難道我就因他生得纏緜，準許你做媒的話？李公子，我不。我是一口回說一個不字。小乙娘道：痴孩子，又發瘋話。婚姻總有定數，是你的老婆，總該是你的老婆。吃了酒，還不去睡覺，要你在這地方曉舌。小乙祇得囁嚅而退。玉蘭同小乙的娘，又談敍了一陣。聽小乙已在房裏打起呼聲來了。小乙娘道：我這孩子，也學得一點武藝。平時使槍弄棒，並非是他顯出的真本領。雖有三九之年，而天真爛漫，尙不脫一團孩子氣。他的婚姻，憑老身的三字金錢算來，却在蘇小姐身上。以後要請小姐曲爲成全。俾吳門得延一綫之續。老婦便感恩不盡。玉蘭答應不迭，辭了小乙的娘，回到貴州青龍關宋家墩來。準備在宋鐸口中，探聽落峯山強盜的形徑。畢竟怎樣入門，便聽得裏面傳來嚎哭的聲音，簡直像嚎喪一樣。玉蘭只不知又是發生什麼變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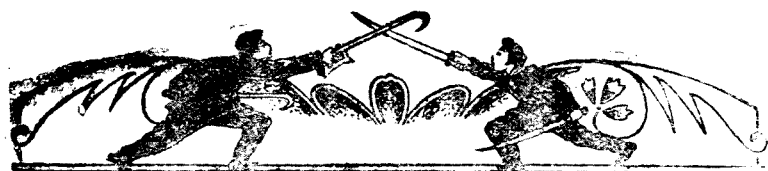
走入中門。尙沒遇到一個婢僕。可以問明裏面的消息。忽聽得裏面有人說道。裝斂的衣服。有沒有做起來。小姐已經昏暈過兩次了。玉蘭聽了這兩句話。撒腳直向裏面跑去。忽見有個老婢。淚流滿面的走出來。蓋地看見玉蘭。拍着手叫道。好了好了。姑老爺來了。可憐小姐躺在死人床上。想姑老爺見面呢。玉蘭走入內室。看那裏擠了一大堆人。哭個不住。那僕婦高聲又叫作姑老爺來。小姐可有活命了。宋鐸夫婦坐在床邊。看雅宜氣息奄奄。只顧在那裏痛哭。忽地聽說姑老爺來了。像在半空掉下龍蛋一般。宋鐸便來拉着玉蘭說道。姑老爺來得很巧。我這薄命女兒。看要憔悴死了。你來同他談句話兒。也了結你們夫妻一世之好。玉蘭聽他這話。也不禁流下淚來。走到雅宜身邊。看他兩顴紅得同噴火一般。臉上瘦得騰個骨朶架子。直挺挺躺在那裏。看是出氣多人氣少了。雅宜從昏糊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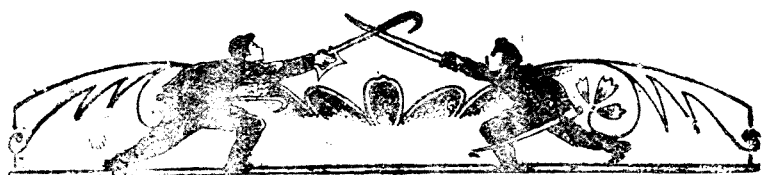
第五回 意綿綿痴兒說瘋話 情切切玉女害相思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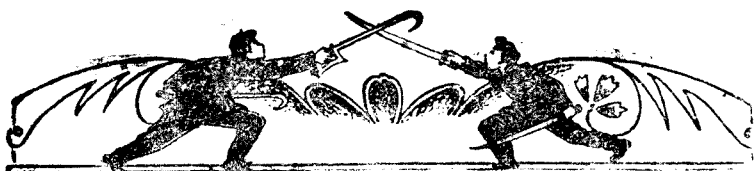
似乎聽得有人說姑老爺。睜眼一看。姑老爺已顯到他面前來。心裏有許多話。只說不出。勉強用手拉着玉蘭的手。指着他自己的心。把頭點了點。好半會。才吐出顛巍巍的低微聲音說。你來得好。宋夫人道。好了好了。我的兒已能開口說話了。旋說旋又向玉蘭道。我兒從落峯山回來。曾在我面前。感激賢壻的大德。可算是天地間的大英雄。大豪傑。並且同賢壻有同房之嫌。願以終身伏奉賢壻枕席。賢壻要到安徽去。他便同我商議。送給賢壻一隻白玉魚。蒙賢壻慨然收下了。這孩子打算他的終身。有了着落。及聽他父親對你沒有露出絲毫的意思。心裏轉不由因恨成痴。轉痴作想。茶飯都不肯沾唇。我們夫婦只當他是害病。請醫下藥。醫治他的病症。誰知他單是因爲自己的終身。就因他父親沒對賢壻說明。怕是靠不住。心裏祇有悶懨懨的。本來沒有什麼病。一吃了那些方藥。倒請出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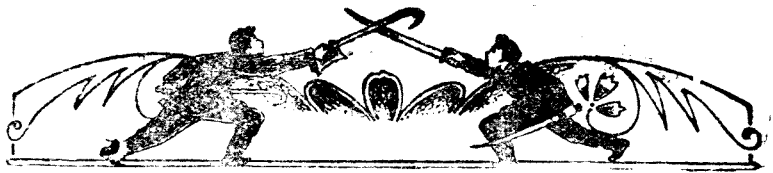
重病來了。直到昨夜第一次發暈。醒來才說明他的意思。並說賢壻要算
是活神仙。不遇活神仙。他的墳塋上早已長了草了。毋如他的福澤極薄。
雖有活神仙。終挽救不了他的性命。死後倒欠下一筆相思債來。我們聽
他的話。好不酸楚。你的泰山。簡直要拿一根繩子去上吊。說他當時沒同
賢壻訂明婚約。害了我的孩子。今天這孩子又發過第二次暈。難得賢壻
前來。不妨對他說幾句體己話兒。也不枉他爲你這個人。害想思病想死
了啊。玉蘭聽了。沉吟道。我沒有對他露出自己的本來。惹他一縷情絲。飄
搖無定。竟是奄奄待斃。病到這個樣子。我這時若不對他說句安慰心靈
的話。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是我害了人家孩子。雙珠
一轉。胸中早已有成了竹了。便支開僕婢。向雅宜說道。既然丈人丈母都
答應小姐的話。我何能虛慕賢名。辜負小姐的一番情愛。小姐病了。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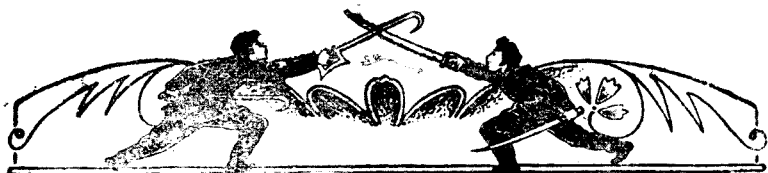
心痛了。病在小姐身上。却痛入我的心坎。請小姐保重玉體。我們不能生則同衾。也願死則同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也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玉蘭祇向雅宜說這幾句痴情的話。但見雅宜嘴唇兒翕動了一下。現出微微的笑容來。說我不知要對你怎樣感謝。只是四肢軟洋洋地。不能隨從我的心願。到這時候。也不用苦臊。尤其是對你們胸懷磊落的人。更不應說出什麼苦臊的話。我若得你諒解。請你在這地方。看視我的病症。我們是聚一次。是一次。哎呀。丫鬟在那裏。我肚子餓得兇。喉嚨裏要攢出蟲子來了。快拿一碗粥湯給我吃。宋鐸夫婦想雅宜不進茶水。差不多已五日了。忽然聽他要吃粥湯。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玉蘭看他也不是殘燈復明的預兆。大體不拘的。叫個丫鬟煨好粥湯。丫鬟把一碗粥湯才端進來。便又聽雅宜急道。好一陣陣粥香。李郎快喂給我吃。再遲怕要餓死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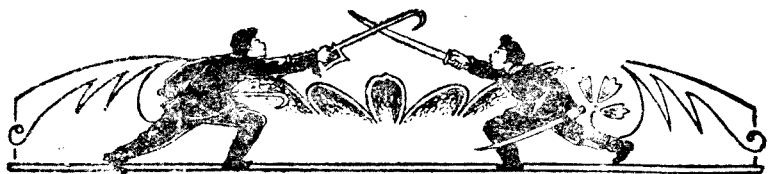
玉蘭聽了笑道。這是胃氣大開的緣故。小姐的病。看要漸漸好起來了。旋說旋端過粥湯。一口一口喂給雅宜吃。看吃了半碗。還說着要添。宋鐸夫婦也笑道。好了好了。這米粥比什麼靈丹妙藥。都還靈驗。玉蘭喂過雅宜兩小碗粥湯。看他身體已能轉動了。便喚來幾個僕婢。將雅宜抬入房裏安置。宋鐸吩咐把裝殮的衣料焚化了。玉蘭看雅宜的病。一天一天好起來。不到半月。居然揮復他的健康。曾向宋鐸問明蘇光祖近來的名氣真好。較一月前大不相同。山中很殺了幾個人。玉蘭暗暗驚異。並日鯉魚堡駐防的嘍囉。聽他前來。曾撥人到山上送信。蘇光祖親自來請玉蘭。背地同宋鐸竊竊私議一陣。玉蘭也不知他們說些什麼。看雅宜的面龐兒。比初次見面時還腴潤些。便也放心來。隨宋鐸到黑虎寨去。路間蘇光祖向玉蘭說道。前次兄弟要將小妹配許了哥哥。說已有了親事。兄弟也想



到哥的夫人。就是宋家小姐。祇恨馮士龍那廝。沒將這話對兄弟說明。叫兄弟得罪了哥。好不慚愧死也。玉蘭暗暗向他說道。你是個爽快人。我不能再對你說灣曲話。宋家小姐。並非我未婚妻子。我的姓名。叫做穆玉蘭。不叫做李友蘭。河南大刀李的兒子李鼎。是我的朋友。李鼎自叫做李鼎。並不叫做友蘭。寨主要將令妹許我。試問我是個女子。如何能答應寨主的話呢。祇是這件事機密得很。請寨主不能對第二個人說出。蘇光祖道。原來如此呀。我明白了。你的大名。在江湖上無人不知道。你是個女中豪傑。今日你肯對我說這樣抽心的話。我想起來就要對你叩三個頭。你的話說入我的耳裏。記在我的心裏。你是個什麼人。吩咐我怎樣。便打死我。也不肯對第二個人說出來。祇是那宋家小姐。這想思病是白害了。玉蘭道。宋小姐祇愛我的爲人。我的品格。又因我對他有這點情感。竟因我而



我若卸掉了伊。必索伊於枯魚肆中了。以後伊若知我是個女子。我給他選個人格好品貌俊的乘龍夫婿。他這顆芳心。也算有了着落。不過我在衆目睽睽之下。不能將我行徑。對他說明。祇得含糊答應。好安慰他一顆脆弱的心靈。如今伊的病勢已好。稍緩幾時。我自然要吃伊一杯喜酒。蘇光祖道。我妹子的喜酒。你還沒有吃。又想吃宋家小姐的喜酒了。玉蘭道。這兩人的喜酒。看都要吃在我身上。寨主儘可放心。我不是輕諾寡信之輩。蘇光祖道。我只當你是我的同胞妹妹。什麼話都得告訴你。從你在黑虎寨動身以後。我有幾個徒弟。很在我面前。脫你的壞話。勸我等你再來時。用毒酒謀害你的性命。看他們胆敢對我放屁。便氣得直跳起來。向他們罵道。李友蘭縱戲辱孤家。說一句酸話。正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孤家知道他平時很正道。想報復他。還算個漢子。你們這些東西。對孤家



放這個屁。比人家戲辱孤家還難受。這縱由人家給我五條戒律。叫你們不能明目張胆。做下奸淫不法的事。轉來在孤家面前唆使。謀害好人性命。你們違犯第五戒。唆使賣友的條律。就不能怪孤家。人有師徒交情。可講。戒律沒有師徒交情。可講。我說完這幾句話。一聲令下。孩子們早將這幾個徒弟。綁上斷頭台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六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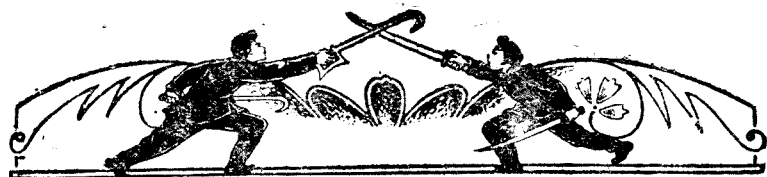
第六回

女俠盜大鬧成都城 老英雄夜入竹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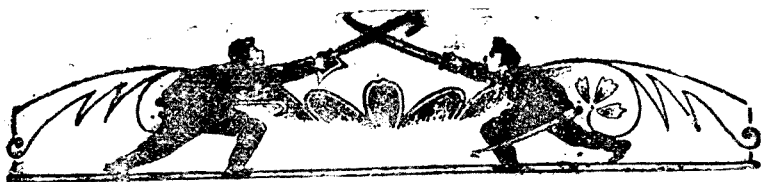
話

說穆玉蘭聽蘇光祖說完這話便道。怪不得宋老翁對我說。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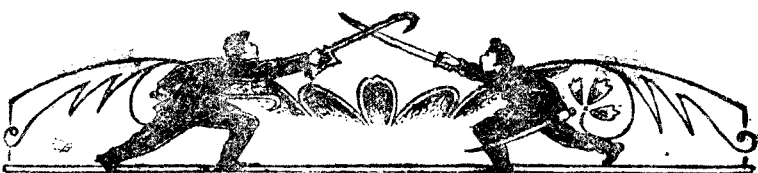
裏殺了幾個人。你的名氣。却漸漸好起來了。蘇光祖道。恨我當初太不識相。不知誤交多少壞蛋。誤收多少匪徒。得罪了江湖上的好朋友。我從前的名氣。都壞在這個誤字上。大家知道我稟性極剛。心腸極軟。卽如你給我定下五條戒律。也有陽奉陰違。以爲違犯了山寨裏戒律。未必便是砍頭的罪。從這幾個徒弟砍頭以後。他們都畏服我。我的命令出來。却沒有人敢違拗。半月以來。做事倒也順利。江湖上的好朋好友。都說蘇光祖的脾氣變好了。祇有我這玉瑛妹子。平時爲人很古怪。胡亂也練習得點點本領。他聽說你的夫人。便是宋家的雅宜小姐。他要我同你商量。情願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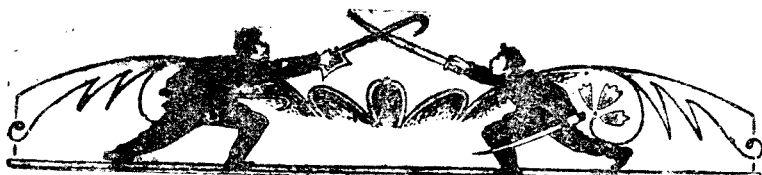
你的姨太太。什麼話都收拾起來。如果此事不成。同你有火併的時候。這總由你本領好。他才肯隨你做姨太太。把往日的私忿。冰消瓦解。若是換了第二個人。他做太太還是不滿意。豈肯做人姨太太呢。你不能收他做姨太太。這事情就糟了糕了。說話時。已到落峯山坡之下。蘇光祖將穆玉蘭請到廳上吃酒。便有玉瑛房裏的丫鬟。到黑虎廳來。低聲向蘇光祖說了幾句。玉蘭也辯不出說些什麼。但見蘇光祖伸手把頂心髮搔了搔。皺着眉頭說道。怎麼辦。這事已沒有希望了。那丫鬟去不一會。忽見玉瑛戎裝短袖。手裏拿了一把單刀。閃到黑虎廳上。真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向玉蘭陡喝了一聲道。冤家相見。不是魚死。便是網破。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蘇光祖一看不好。急向玉瑛喝道。二丫頭。安敢對李阿哥無禮。好沒有點點規矩。玉蘭也起身向玉瑛陪笑道。那夜可算是我錯了。乞小姐恕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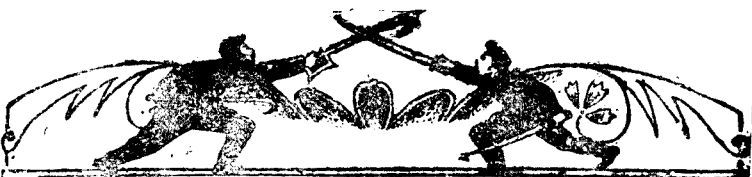
禮玉瑛流淚道。我哥哥喝阻了我。我沒動手對你。就算我受你的委屈。你還以爲不足。要來當面奚落我。我們再見罷。說着。氣衝衝走出廳外。蹀身上。了屋背。廳外的嘍囉。有看見他從屋背閃到後山岩。再一轉眼。已不見去向了。便到廳上來報告。蘇光祖聽了。頓足急道。可惡的丫頭。點點氣量都沒有。竟逃得走了。真是見笑老大哥。這總怪兄弟教妹無方。才養成他這樣乖戾不馴良的性子。實是對不起哥。他走了日後。敗在哥手。死也好。活也好。這是他自作自受。祇是他的志向很堅耐。心思很細密。萬一日後。損傷了哥。教我再有什麼臉。能見得江湖上的好朋好友。哥的本領雖高。法術雖強。遇事倒不可不先防他一着。玉蘭聽了。心裏懊悔得很。不知再對蘇光祖說出什麼抱慚的話才好。這當兒又聽得屋上有些作响。玉蘭疑是蘇玉瑛回來。同他拚命了。接着聽得有了喚聲來了。兩字才叫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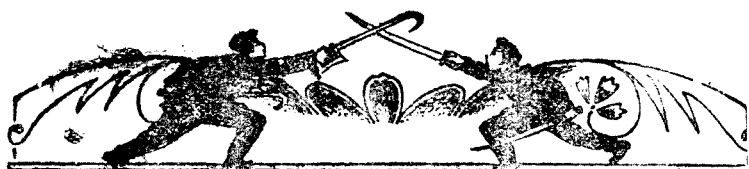
卽見凌空閃進一個土頭土腦的老者來。看他很帶傲慢的神氣。兩隻光芒四射的眼睛。在廳上掃了個遍。如像尋找什麼人似的。一眼看見玉蘭似乎要尋找的人。已尋着了。的模樣。這時蘇光祖和廳上的頭目都起身請那老者吃酒。那老者理也不理。指着玉蘭向蘇光祖問道。這位是誰。那來的。蘇光祖垂手彎腰笑道。七太爺到敝寨有何公幹。認得這位是誰。那老者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山寨子人做得好事。倒來問我有什麼公幹。如何要來尋他。嗔。嗔。容你們這些東西。在綠林中混。竟鬧到我七太爺面前來了。你們在貴州。我在四川。向來都是橋不管橋。路不管路。此刻四川還是個四川。並不成變做貴州。就是你們要在我那裏做案。不妨事。總該我是主。你們是客。事先也得向我打一聲招呼。我說這案子能做就做。我說不能做。就不能做。總不應該糊糊塗塗的。要栽我老頭子一個跟斗。老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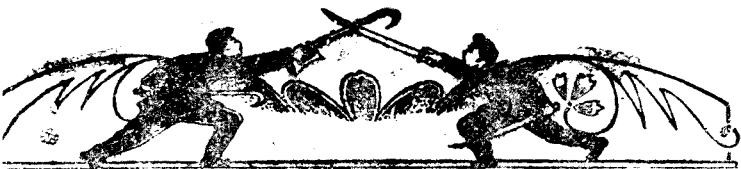
對你們這一月間。在我們四川城裏。接連發生了十來起鉅案。第一夜是王紳士家。門不開戶不破的。來了兩個女強盜。擄去王紳士家繡鸞小姐。共劫金銀珠寶。有四五萬。這一層案子弄下來。已經夠麻耐的了。誰知在第二夜。成都府衙門裏。又出了一件案子。被劫取金珠首飾。約值二十萬。擄去府大人的小姐。強盜也是兩個女子。這成都府大人卞洽陽。同四川宣總督。是兒女親家。府大人這位愛鳳小姐。就許字宣總督的公子宣格。今年才交一十七歲。這兩件大案發生以後。就更鬧得不成話了。一連六七夜。四川城裏。也出了十來件盜劫的案子。官府祇責令教頭捕快。身上腿上追比。王教頭王勇。特地到鄉下請我。我不得不出頭管問這事。我在江湖上混了半輩子。周近幾省地方的江洋大盜。毋論他們都洗了手。數年以來。沒聽得他們在某某地方做案。便是在先雲南紅蓮教的餘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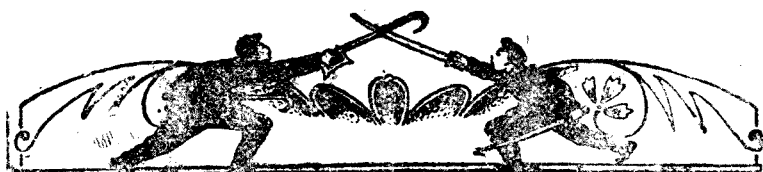
目下已改邪歸正了。這些案件。我也不疑涉到紅蓮教人身上。祇聽得你在這地方稱孤道寡。自在爲王。很聯結了不少的黨羽。做了不少的買賣。我到你這裏。看這個女丫頭的相貌。和卞知府家人所說兩個女強盜當中年紀大些兒的。竟無二樣。總是你瞧不起我這老頭子。遣他們到我貴州省裏做案。好漢說話要爽快些。狡賴是不成功。你現在快打算叫我怎麼辦。蘇光祖聽了這一大篇話。兀是翻起骨碌碌的眼珠。祇管向玉蘭蹙望。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便是寨子裏的衆頭目。沒有不把這眼線。注視在玉蘭臉上。那老丈越發相信這案子。是他同一個年紀小些兒的女強盜做了下來的。玉蘭面不改容。向那老者問道。老丈尊姓大名。怎麼認我是一個女強盜呢。那老者冷笑道。你不要對我精扯淡。攢天鷄子張彪的名氣。在綠林中沒有個不知道的。難道你裝做不知道我就行了麼。我看你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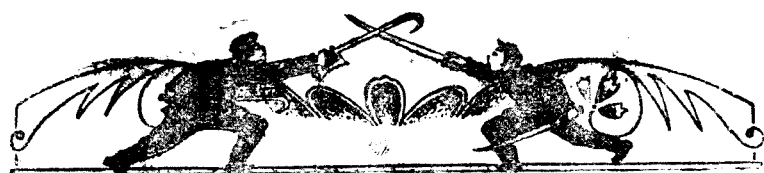
穿着男裝但兩個耳垂上有兩個小孔我一見面就看出你是個女強盜了。玉蘭笑道。知是知道的。祇是不認識你。我頭上沒有寫着女強盜三字。由你熱血噴人就行了麼。拿賊不拿賊。可知道有人還迷迷的笑着你呢。張彪聽他的話。不由沖起三千丈無明火來。向玉蘭喝道。在尋常人家捉賊。有了賊。才好捉賊。到你們強盜窩裏捉強盜。祇在你們強盜身上追賊。你不是強盜。如何在強盜窩裏呢。玉蘭道。你現在不也在強盜窩裏。難道你又是個強盜麼。天下同年齡同面貌的人。未嘗沒有。豈拿出老氣橫秋的排調。在這裏鬧脾氣。是沒有用處的。老實對你說。我雖不是強盜。要請我給你去見一見那兩個女強盜。確不是什麼爲難的事。祇你要拿這兩個女強盜去破案。憑你這樣人物。恐怕你這一輩子也拿不住。我看你年紀老了。你又不吃公家飯。正不用管問這些閒事。你知道那兩個女強盜



是什麼人呢。你的年紀雖老。我怕你的血性。及不上那兩個女強盜。名氣雖高。怕你的本領。不是那兩個女強盜的對手。豈同你空口說白話。你是不相信的。我同你且比試一番。如果你能制勝我。我們有話再談。不能制勝我。你怎有這能耐。要同那兩個強盜爲難呢。張彪聽他話裏大有意思。便將燎天的火燄。登時且挫息下去。轉平聲靜氣的向玉蘭問道。你怎說我的血性。及不上兩個女強盜呢。玉蘭道。這話可以對你說。不能在衆目之下對你說。旋說旋向蘇光祖面上望了望。蘇光祖明白他的意思。立刻將張彪玉蘭帶入一間很僻靜的房裏。屏退了左右。張彪重申前說道。你說兩個女強盜。是什麼人。難道你不是強盜。我的血性。如何及不上兩個女強盜。玉蘭道。你問兩個女強盜是什麼人。就得先認一認我是什麼人。你的血性。及不上我。就及不上那兩個女強盜。張彪道。你的話又說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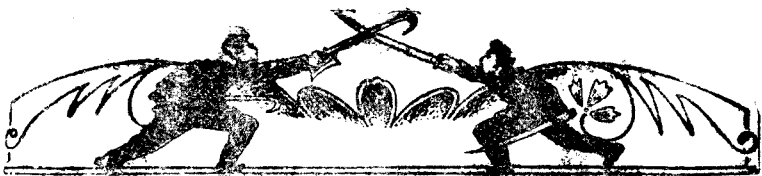
了。當然你是個強盜。玉蘭道：「要做強盜，也不在這山寨子裏做强盜了。不是我不肯做强盜，是我的娘不許我做強盜。但我很相信那兩個女強盜，與我志同道合。也算我兩個好幫手。他們做强盜，當然也有他們做强盜的道理。我問你，他們在四川做了十來起案件，可曾枉殺一個人。妄動良善人家的一草一木。」張彪道：「別人我不知道。王紳士是城裏第一個善人。在地方上也。不知捨却多少銀錢，做下多少好事。並且他的金珠，是從商業上賺來。其中並無不義資財在內。卞洽陽在官的名氣雖不佳，但未出門的小姐何罪。王卞兩家的小姐，都被強盜擄去。這種無法無天的強盜，還有什麼道理。」玉蘭道：「本來我不知道這兩個女強盜，是我兩個幫手。就因他們擄去王繡鸞小姐，並有個女強盜，同我面貌相彷彿，我才認定這案子。是他們兩個做下來的。虧得你在四川，算是江湖上一尊大佛。連王



繡鸞這個人都不知道。王繡鸞的能耐。可比那兩個強盜還大。這時我總明白告訴你。說明那兩個強盜是什麼人。有怎樣的熱血。你總該不相信。我帶你去會着他們。你自然信我不說假話。說到這裏。回向蘇光祖說道。請寨主這裏着人去通知宋家小姐。就說我有事。要到劍門山竹林寺一行。不上十日便回來了。千萬要禁止寨裏上下人等。不能傳說我是個女子。並要將此事緊緊瞞起。若傳說到宋小姐耳中去。那麼又害了人家孩子了。安徽吳小乙的根基不錯。本領比你們兄妹高強。日後有這機會。我總給玉瑛小姐成全了這段良緣。蘇光祖聽了。囁嚅了幾個是字。玉蘭轉過臉來。向張彪笑道。我們可以行了。張彪便隨他出了黑虎寨。心裏打算他的話是真。落得隨他去探看一個究竟。他的話是假。還疑惑自己的本領。未必吃不住他。欲拿他破案。却不怕他逃上天去。這張彪能單身閃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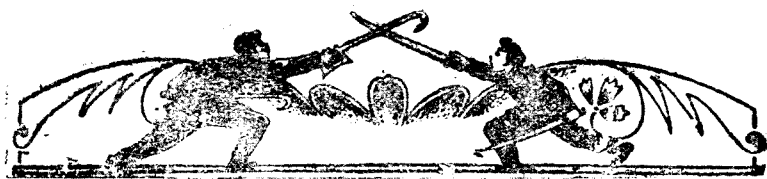
黑虎寨中當然是步履矯捷。行徑神祕的好漢。走起路來。如同飛馬一般的快。但緊跟在玉蘭後面。把兩腿都走得有些麻痛。看玉蘭走的脚步。似乎行所無事。一些兒不覺吃力的樣子。眼前的村舍。一瞬息就過去了。前面的山林。看是緊緊的向後退着。兩人祇管在陸路上走。落峯山離劍門山。何止千里。祇在這天三更以後。已走到了。看天上皓月的光輝。照在高山頂上。如鋪了一層嚴霜。張彪實在走得麻痛的厲害了。不由暗暗吃了一驚。心忖這女子的本領。果然高出自己以上。幸虧在黑虎寨勉強按定火性。若疏忽些兒。同他交起手來。這一生的英名。就斷送在這個女子身上了。走到半山之中。就見有許多青衫綠竹。擁抱一所石砌的寺院。遠望那寺院的氣派。倒是不小。寺後古塔參天。看去約莫有五六級。走近寺前。張彪兩腿已腫得很粗壯了。好便歇下來。使用運氣的功夫。麻痛才略好。



了些。玉蘭便伸手敲着門。裏面便有小女子聲音。問是誰。玉蘭回說是我。小女子便開了門。向玉蘭仔細望了望。笑道。原來是姐姐到了。張彪便隨玉蘭走近寺門。看那女子年紀。祇在十一二齡。行動也很矯捷。及至玉蘭張彪進門時。小女子隨手便將房門關上了。在前引着路。穿過幾道房屋。到一所小小的房間裏。祇見兩個年紀在六十開外老尼姑。在房裏對面下棋。當小女子帶着玉蘭同張彪進來。那客位的老尼姑。便向張彪訝道。你不是張。張彪認得這個老尼姑。是陰平虎泉寺的住持慧遠。本領在他之上。便趕上前。向慧遠請安。慧遠指着主位的老尼姑說道。這是我新識的道侶。法號喚做真明。論起那一手的功夫。我不如他。論起這一手的功夫。他又遠不如我。張彪便也向前對真明行禮。真明像似沒有看見的一般。祇管運用全副的精神。注視那棋局上七零八落的幾個棋子。慧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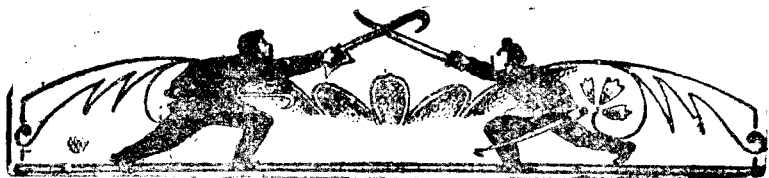
手抹亂了棋子笑。人家向你行禮。你怎麼這樣大刺刺的。你看穆玉蘭小姐也來了。真明也恍然一笑。轉不理張彪。向玉蘭笑道。原來穆師姪也到這裏來了。玉蘭看他們棋局已散。先對真明請安。然後才向慧遠行禮。張彪心裏轉是一愣。心忖原來這女子還是穆玉蘭小姐呢。他在雲南平治了紅蓮教。從俠義兩個字上得來的聲譽。真是如雷灌耳。我竟將他當做是成都府的女盜犯。我的老眼瞎了。如何還能在江湖上混。想着。便向玉蘭抱拳說道。我實在不知是穆小姐。日間多有冒犯。要求穆小姐恕我不知不罪。玉蘭笑道。到這所在。還用講客氣話麼。旋說旋向真明問道。師叔。杏姑菊姑兩個。可回來沒有。真明道。今夜初更都已回來。孩子們吃了辛苦。大略上床睡了。玉蘭又問道。繡鸞可到這裏。真明道。繡鸞同愛鳳早已來了。我想卡洽陽能生得愛鳳這個女兒。真應得孔二夫子向仲弓所



第六回 女俠盜大鬧成都城 老英雄夜入竹林寺

一四

說。犁牛之干。駢且角了。說至此。又向慧遠道。孩子們自去有孩子們的事。我們且理我們的事。來來來。我同你再拚個二百合。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七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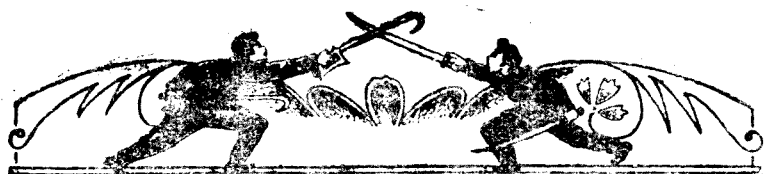
第七回

深院棲鸞秋山迷古塔 官衙檻鳳女盜劫嬌娃

話說真明當向慧遠說道。孩子們自有孩子們的事。我們且理我們的事。來來來。我同你拚個二百合。慧遠笑了笑。兩人重整棋局。穆玉蘭朝那年紀在十一二齡的女子笑道。梅姑你帶我們去見一見繡鸞小姐。好麼。梅姑閃着桂圓式的眼睛。渦起嬌嫩的兩頰笑道。我自帶姐姐去見繡鸞師兄。這鬍子是不能去的。玉蘭道。不妨。正要這鬍子見一見繡鸞小姐。梅姑沒話說。便從牆壁上取下一個燈籠。點了一枝蠟燭。插在裏面。領着他們出了小靜室。穿過幾重殿閣。張彪留心看殿閣兩邊的廂房。都從窗隙裏透出燈光來。似乎兩邊廂房裏住的尼姑還沒有睡。一直走到後院。看那後院門。用一把大鐵鎖鎖着。裏面黑漆漆沒有燈火。梅姑停步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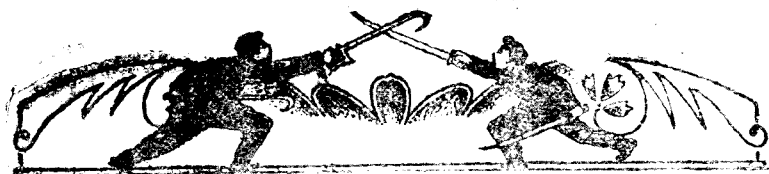
們笑道。這裏面會興妖作怪。嚇得山中人都不敢到來。玉蘭笑道。這話祇可遮蔽山中人的耳目。却瞞不過這位張老英雄。快開了門。好進去說話。梅姑從身邊取出一把鑰匙。噹的一聲響。接着又聽耳門作响。那兩扇後院門開了。湊巧吹過一陣怪風。將梅姑燈籠裏燭吹熄了。卽聽有人笑道。別人家要畏避我。你們倒要送到我口裏來。雖聽得屋裏說着話。借者外面星月光輝。可沒看見人在那裏。梅姑道。大班休裝做妖怪嚇人。是蘭姐帶着張老英雄。要到裏面會一會繡鸞師兄的話。才說完。卽從樑柱上閃下一條黑影。彷彿看似一條很大的黑蛇。在地上打了個滾。立時滾出一個老道模樣的人來。地下攤着一套蛇衣。那老道早拔出一把單刀。高高舉過頭頂。張彪見這情狀。很是詫異不小。玉蘭道。這是此地的規矩。凡有同志的人。要到裏面去。大班照例要敬禮的。請張老英雄不用誤會。大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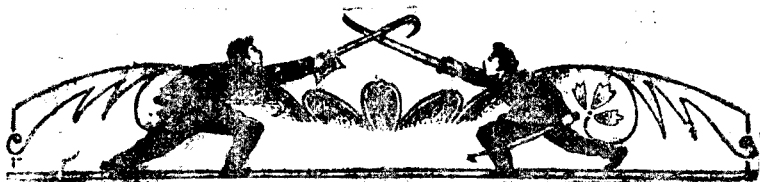
行禮已畢。梅姑吩咐他取出火鏢。把燭點好了。仍由梅姑提着燈籠。在前引路。張彪在中。玉蘭跟在張彪背後。走到右邊一間房裏。張彪看那房裏的蜘蛛塵封。下面鋪着地板。都被瓦石佈滿了。祇有中間一塊很大的地板。沒有擺着什麼東西。梅姑用腳剛踏在這地板一頭。那一頭已輕輕而起。掀開地板。忽從裏面攢出一隻三角獸。直向張彪撲來。玉蘭便向三角獸喝道。這是我們的同志。二班不得無禮。那三角獸似乎通了靈性的模樣。聽玉蘭這聲。喙出來。仍然攢到下面去了。梅姑同張彪玉蘭走下去。便是七八層石級。走到石級下。上面的地板。已由大班老道蓋起來了。看三角獸伏在那裏。巍然不動。彎彎曲曲。不知走了多少步。便走到一所四方八輪的石屋。那石屋裏寂無一人。但木桌木椅木床之類。亦應有盡有。中間掛着半明半滅的琉璃燈。上面鋪着樓板。右邊設一個樓梯。梅姑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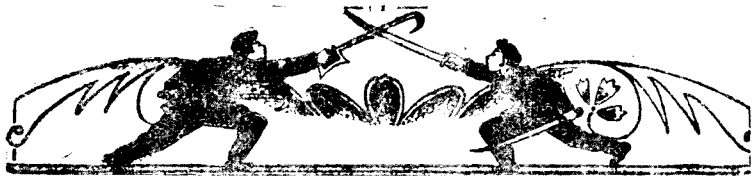
上了第二層樓。這樓上的陳列。却較下面迥乎不同了。裏面都擺着武器。刀也有。槍也有。鎚也有。鞭也有。斧也有。戟也有。抓也有。弓箭也有。上面也鋪着樓板。左邊設一個樓梯。接着梅姑又領着他們上了第三層樓。這樓上的陳列。又較第二層樓迥不相同了。兩邊都擺着一例的書櫥。中間桌案上。放着幾本簿冊。此外別無長物。上面也鋪着樓板。右邊也設一個樓梯。接着梅姑又領着他們上了第四層樓。便覺耀晴眩目。放出寶光來。原來這樓上的陳列。又與第三層樓迥不相同了。兩邊都擺着玻璃櫥。櫥裏設着金珠鑽石。也有三尺圍圓的瑪瑙盤。也有五尺多高的珊瑚樹。五光十色。美不勝收。張彪不是個沒見過台面的人。看了這層樓上寶貴的東西。活像個神仙洞。連做夢也沒有到過這樣黃金世界。這四層樓上面。也鋪着樓板。左邊也設一個樓梯。梅姑又領着他們上了第五層樓。那樓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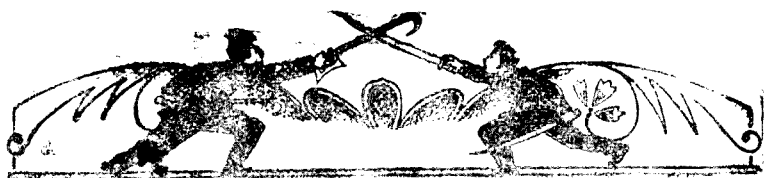
已關起來了。這樓上陳設些什麼，並不知道。走過第五層樓，上了第六層樓，也有兩扇樓房門，裏面花一團錦一簇，像似小姐的臥房，但沒見床上有個人睡着。走到第六層樓，還未上第七層樓，那七層樓上，似乎已有人知覺了。聽得鶯鶯嚶嚶的聲音問道：「下面可是梅姑梅姑？」即答道：「蘭姐也來了。」旋說旋帶了張彪、玉蘭上了第七層樓。早有三個女子，穿着同樣的衣裝，笑面迎人的，向玉蘭行了禮，說：「姐姐是在那裏來的？要把我們都想壞了。」鳳妹也該前來，同蘭姐相見，則個張彪看這三個女子的容貌，有一個酷類玉蘭，但玉蘭的面龐比他略豐潤些，他的體態比玉蘭略婀娜些。心裏早認他是兩個女強盜當中，年紀大些兒的一個。在真明口中說是杏姑的了。但真明說他兩個吃了辛苦，也該上床睡了。怎麼却團聚在這地方。再看這杏姑背後，立着個十六七齡的女郎，裝束也同這三個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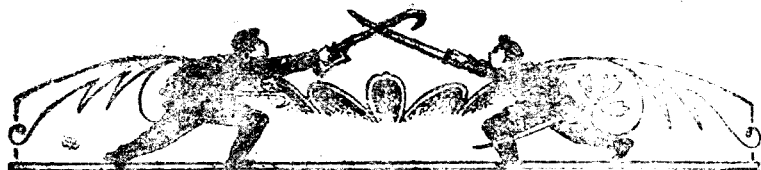
生得不豐不瘦的臉兒。青青柳葉的眉鋒。兩個眼珠。同小星一般。顧盼動人。端正的鼻樑上。露出鮮活的紅唇。真似花一般的斌媚。玉一般的溫柔。看他聽得前面三個女郎。招呼他前來相見。早鼓起兩個粉渦兒。度出一聲春鶯來說道。那有什麼蘭姐。誰攢同男人相見。則個鸞姐。看你羞也不羞。繡鸞便轉身拉着愛鳳的膀子說道。蘭姐便是個男子。同他相見。有什麼玷辱你。這是杏妹菊妹聽我的話。將你帶到這地方來。若再遲一月。你嫁到姓笄的衙門裏去。那笄格里身上的狐臭。比什麼臭得都難當。把你這朵蓮花。葬送在牛糞堆裏。那才笑起人呢。像蘭姐這樣玻璃心肝。水晶人兒。他有甚玷辱你。何況他是個化裝爲男的女人呢。你快來同他相見。是不妨事的。愛鳳道。那個蘭姐。菊姑即在旁說道。就是我們平時對你講的那個平治紅蓮教。雲南的俠女穆玉蘭呀。愛鳳聽了。才低着頭走到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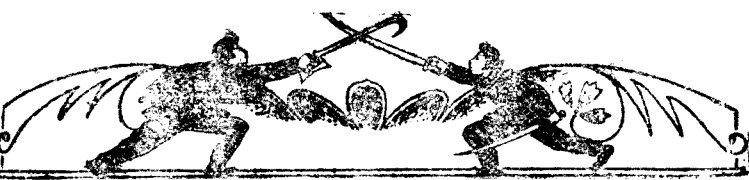
蘭面前深深福了福說蘭姐恕我在這裏見禮了哎呀這鬍子是誰怎同蘭姐前來。杏姑菊姑說道。睬他呢。他在家裏擺着英雄譜。比你父親坐着轎子。五喝六的還威武。繡鸞道。你認得他麼。杏姑道。我到四川。就到他那裏打招呼。配他還管問這些閒事。你會見過他麼。他就是四川省裏。在江湖上享鼎鼎大名的張彪。渾號喚做攢天鷄子。繡鸞道。會是沒有會過。提起姓名來。我還知道。玉蘭急向張彪說道。杏妹菊妹已向你打過招呼。怎麼你說沒有打招呼呢。張彪看他們這班女子很奇特。心裏已着實吃了一驚。現出踟躕不安的樣子。從前在落峯山黑虎寨時。那種老氣橫秋。旁若無人的神態。一些也沒有了。及聽玉蘭問他。人家已向他打過招呼。怎麼說是沒有打招呼的話。他心裏就很覺得詫異。祇得近前向杏姑菊姑說道。小姐幾曾到我那裏打招呼的。既打過招呼。我再出來管這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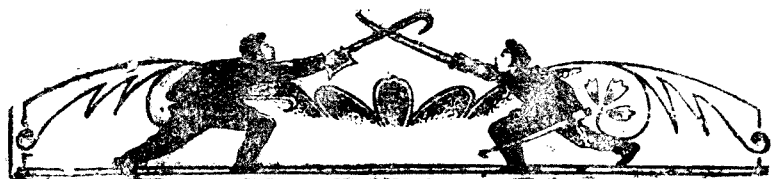
我就是老泥帳。杏姑道：我們向你打過了招呼，你還狡賴麼？你在成都才發生鉅案以前，可有人送一株春杏，一盆菊花給你的？張彪想了想道：是有這件事的。那天我被人家請去吃酒，回來聽我家人說，有兩個人到家裏來賣花。家裏人因我閒時也喜歡看花，便買下四盆花來。兩個賣花人說：這幾盆花內有一枝春杏，一盆菊花，就不算錢罷。家人問是什麼話。兩個賣花人說：別家買了我們的花，買一盆，算一盆錢。尊府買花，買一半，送一半。這一枝春杏，一盆菊花，就送給尊府老主人。我們改日到貴處賣花，也好相見。家人貪圖便宜，就將這兩盆花不算錢了。我聽了家人的話，以為賣花的人貪圖我是個老主顧，送我兩盆花，不算稀罕的事，也就不把來放在心上。以後聽成都城裏鬧出天翻地覆的亂子，更沒有閒情去看花了。杏姑菊姑說道：我們在四川賣花，只賣了十來枝春杏，十來盆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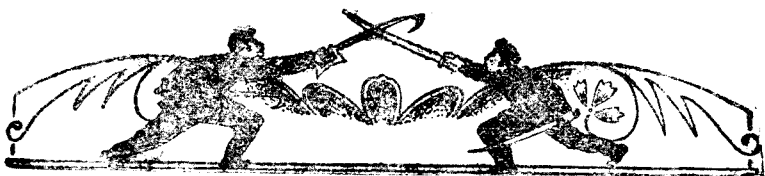
用我們的暗號。已買得價值數十萬的金珠。你回去訪問失事的人家。那一家沒買我們一盆菊花。一枝春杏。沒有失事的人家。我們何嘗賣給春杏。秋菊給他們呢。你家分文不去。得來一枝春杏。一盆菊花。我們不想在貴處買花。要白送這兩盆給你做什麼呢。我對你家人。說出改日好相見的話。就是留下我們的標記。向你打招呼的。我們已向你打過招呼。你還想狡賴麼。張彪沉吟道。可恨家奴託去。認不清賣花人是怎樣人物。他們祇說賣花的人。是兩個男子。菊姑口快。便接着他的話說。道。賣花人是兩個男子。難道這蘭姐不也是男子的模樣麼。張彪陪笑道。如果賣花人落到我的眼裏。我也不出來管閒事了。姑杏道。如今賣花已落到你的眼裏。你就。不管問這閒事麼。老實告訴你。你到人家去吃喜酒。我們是看見的。你却沒有看見我們。就令倉猝間。被你看見了。你也未必留心這兩個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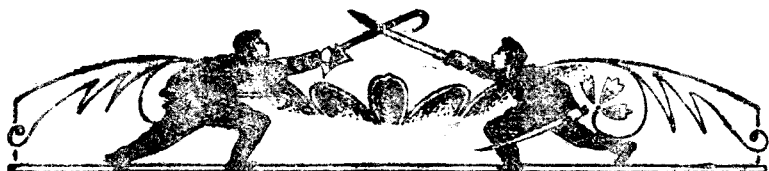
花人是強盜。不用仔細認明我們的面貌。是不是兩個男子。我們沒有等你吃酒回來。就到你家去打招呼。免得你暢談起來。惹出許多麻煩。在我們賣花事業上。發生許多阻碍。却打算你回來。該想到我們話裏的意思。心心相印。不用多說廢話了。誰知你被王教頭保舉出來。仗你有這點本領。不愁不將這兩個女強盜。辦到人贓俱獲。如今人贓俱在。你有本領。祇管拿辦就是了。張彪連連回說不敢。菊姑道。你敢是沒有拿辦的本領。麼。張彪道。張七固沒這拿辦的本領。就有。也不敢在兩位小姐面前放肆。杏姑道。你怎麼不敢。張彪道。張七既知小姐姊妹。是穆小姐的朋友。如何還敢放肆。現在既認得這是穆小姐了。穆小姐的鼎鼎英名。我簡直要對他叩幾個頭。如果你們不是俠盜。值得同穆小姐做朋友。穆小姐還說你們是他的朋友麼。我畏服穆小姐。不敢在穆小姐面前放肆。怎敢在兩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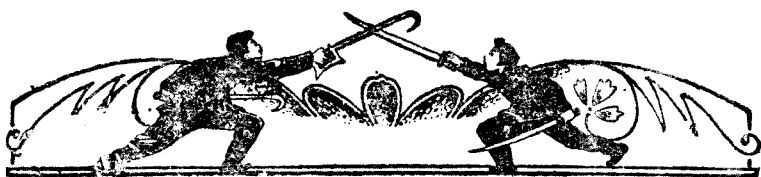
姐面前放肆。杏姑道：「既如此，你隨蘭姐前來做什麼呢？」張彪道：「一則這些案件未曾了結，張七既得了線索，總該探個究竟。二則聽說王小姐同二位小姐，最是幾個血性人物，今日相見，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杏姑道：「要明這些案件的究竟，你不妨問問我們鸞姐。要知我們是怎樣幾個血性人物，你不妨問問我們蘭姐。」繡鸞不待張彪下問，便近前向他說道：「我們同蘭姐、杏妹、菊妹、梅妹、師兄弟四個，結識以來，差不多已有四五年了。但我師傅將他們姊妹帶到寺中傳習本領，夜間却抽出點功夫來，去教授我的武術。我在夜間也時常前來看他們姊妹，因此同蘭姐也很相識。這件事在我家中，除我父母而外，沒有第四個人知道。我師傅幾次對我父親說，教我參入鐵血團中，好做出驚神泣鬼的一番事業。我父母因我已有了婆家，那男子是個賭吃頑笑的下流東西，無端家裏走了這們



一個人。婆家必然認真。告訴公堂。我父母總該要受拖累。我師傅有了主意。便向我父母把這主意說明了。着令杏妹菊姐前去。將我搶得來。並覓得價值四五萬的珠寶。我父親便報案到官。表面上像是很難過。心裏着實快樂到了極頂。一則我從此可以脫離不良婚姻的羈絆。免得送在那下流東西手裏去受委屈。再則我從此海闊天空。不拘幹下什麼翻天覆地的事。不致貽害我父母身上。我未到這裏來。早想到我閨中女伴卞小姐了。卞小姐因他父親逢迎筮總督。將他許字筮總督的兒子筮格里。好保持祿位。這是他父親結交上峯的一種手段。論理筮府的聲勢十足。這卞小姐總該願意嫁給筮格里了。那知卞小姐雖是個裙釵女子。志氣却高。是官場中的一般衣冠人物。他曾暗暗對我說。筮格里是旗人。他是漢人。旗人奪了漢族的山河。凡有血性者。莫不視爲公敵。我父親是漢人當



中的讀書明理之士。反而靦顏事仇。做的是旗人的官。食的是旗人的俸祿。他的人格。已掃地以盡。還千方百計。吮癰舐痔的。去孝順這個筮總督。竟想將我葬送到火坑中去。婚期已迫在眼前了。其實我這顆心。尙不知安放在什麼地方。我頭可斷。這志節却不可屈的。卞小姐對我說過這樣話。師傅和我這兩位師弟。知道很詳細。所以在第一夜劫取了我。卽在第二夜。又將卞小姐劫來了。還有那些被劫的事主。杏姐菊妹。都打聽得很詳細。他們的金珠財物。都是小百姓身上的脂膏。便去弄他幾個。也不爲過分。成都城中。旣發生十來起鉅案。總沒有容易銷解的道理。不瞞老英雄說。你離開家鄉以後。杏姐菊妹。又轉到四川去。洞嚇他們一番。你回去時候。只推說辦不到。這案却也無形銷解了。杏姐菊妹。回來沒有睡歇。還把這些事。向我們說笑哩。張彪聽繡鸞說完了。方從恍然圈裏。攢出個悟。



第七回 深院棲鸞秋山迷古塔 官衙檻鳳女盜劫嬌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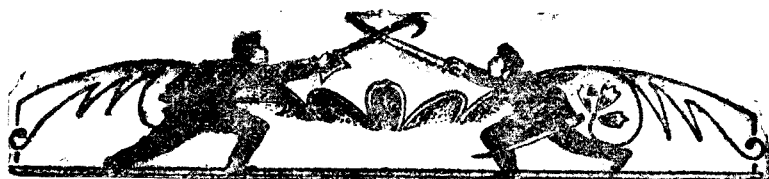
一四

字來。玉蘭接着又向張彪說道。你要知我們鐵血團中人物。是怎樣血性。我們帶你到一處地方去。你就明白我們是怎樣血性的人物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八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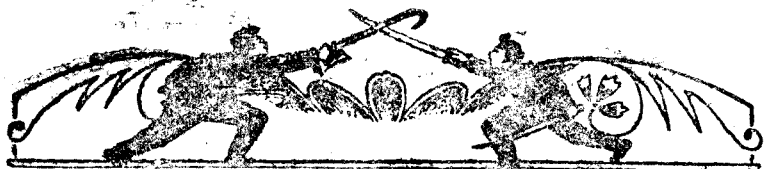
第八回

濁流飲恨女俠襟期 大智若愚英雄肝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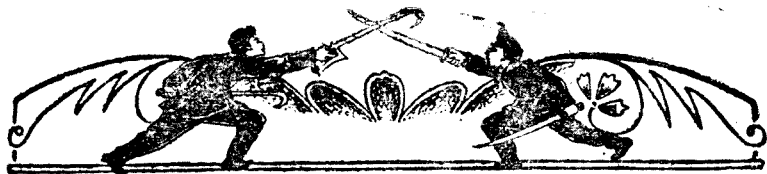
話說穆玉蘭待王繡鸞話說完了。近前向張彪道。你要知鐵血團中人物。是怎樣的血性。我們帶你到那地方去。你就明白了。說着。向繡鸞杏姑菊姑三人招一招手。當留梅姑陪侍愛鳳。由玉蘭繡鸞杏姑菊姑領着張彪。走入樓梯。回到第五層樓。那第五層樓門。原是關着的。經繡鸞在門框上按了按。樓門忽然開放了。卓案上點着燈燭。四壁滿掛着墨畫。當中有副壁菓書的屏聯。紅底金字。耀人眼目。字句並沒艱深難懂。上首是「有肝胆即是英雄。濁流飲恨。苦玉殲仇。大野風雲看會合。……下首是「無血性不做強盜。羅袂生寒。芳心警玉。中原國土遍腥膻。……那四壁紙畫上。都畫着些江陰殉髮。嘉定屠城。凡滿人入主華夏時。殺我人民。淫我



婦女的一類故事。都繪得有聲有色。令人心酸背裂。勃然生懷抱國仇之心。張彪進門看了那些字畫。便引起他少年時候的性情。一面看。一面用手拍着大腿嚷道。怎麼不是這些滿人。我早知他殘暴不仁。要同他誓不兩立了。玉蘭看他發動了脾氣。很驚詫的問道。難道你也是我們的同志嗎。張彪道。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不喜歡之乎也者。練習那些八股文章。就常常對我的娘說。大丈夫生在世間。總須靠着刀槍水火。立一番偉大功業。若是叫我苦苦抱着這勞什子書本子。唧唧啞啞。便僥倖博得功名。身上穿着補服。竟同禽獸。頭上拖着毡子。像個尾巴。那有什麼道理。我的娘聽我這話很奇怪。問是誰指使我。我說沒有人指使我。不過我想起這話。不對娘說。就覺得不痛快。我娘點着頭說。這孩子很有道理。我又問我的娘。現在北京那個皇帝老子。他是甚麼樣人。他憑什麼本領。在北京做



皇帝。我娘便暗暗告我。說那是關外的滿人。在二十年前。滿州人帶兵入關。奪了我們漢人的花花世界。殺戮我們漢人。壓制我們漢人的手段。都被他們用盡了。你祖父不是也在福王營裏充當過一名千總麼。福王曾糾合海內豪傑。思憑這水火刀箭。將個花花世界。從滿人手裏奪回來。毋如事機不成。鄭王死後。你父親也身殉國難了。你那時當在襁褓。不能記憶。但滿人終以我們漢人當中。多有這種興兵搗亂的舉動。不肯把這山河。踏踢在他們手裏。箝制的方法。愈變愈精。謀害的手段。亦愈用愈毒。再不容我們漢人同他反對了。我當時不聽這話。便罷。聽了這話。心裏早就痛刺刺起來。連叫了幾聲奇怪道。怎麼樣的。現在我們漢人。難道就沒有個人。興兵去搗亂滿人麼。這中國又不是他們滿州人的中國。他們會想法子。殺戮我們漢人。我們漢人。就不會想法子。殲除他們滿人。要把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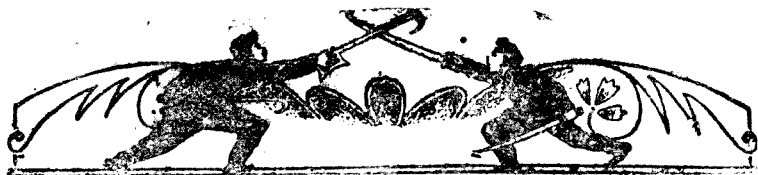
胸脯子都氣破了呢。我的娘又說道。從福王失敗以後。何嘗我們漢人當中。沒有人想法子。同他們拚命一戰。毋如滿人的孽數正隆。漢人的大勢已去。凡是興兵搗亂滿人的。沒有個能成功。末了仍死在滿人手裏。徒然落得個大逆不道的名氣。我們漢人。仍然做了滿人的刀砧肉釜。底魚前車已覆。後車當戒。誰敢對他們滿人再扭一扭兒呢。我的娘話說完了。不由急得我暴跳如雷。說他們滿人。不但是我漢人的仇人。還是我祖宗的仇人。放着我張彪不死。看我有朝一日。殺到北京。給那囚囊皇帝。一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娘聽我說話的聲音太高了。忙掩着我的嘴。說你好大的胆量。這是什麼事。要你這樣嚷罵起來。若被外人聽見了。告到官裏去。你就是個砍頭的罪。有許多大英雄。大豪傑。拚擲着無量頭顱。無量的血。還不能將這乾坤扭轉過來。你小小的年紀。能有多大本領。敢要做




出這樣大逆不道的事。你將來不做滿人的官。就算你是個有血性有氣節的好男兒了。我聽娘這話。口裏雖不敢再嚷罵什麼。終覺生在這世界上受屈。不若砍了頭倒還爽快。我到十六歲。便奮志求師。只練學了一十六年。才學得這點點本領。滿心想聯絡海內有血性有氣節的英雄豪傑。憑着這水火刀箭。把這山河從滿人手裏恢復過來。洗淨得風清日白。毋如我的娘終怕他們滿人勢大。任我有怎樣的血性。祇教我不做滿州人的官。却不許我做下這種滅族的事。祇今娘還活在。已有九十歲了。看我遇事總有幾分仇視滿人的心思。却害得他老人家爲我懸心吊胆。但見這些惊心怵目的字畫。想到我小壯時的志願。我總覺心裏着實過不去。我不是辜負這昂藏五尺身軀。枉生在世界上麼。玉蘭道。你不肯違背老太太的意思。敢做下大逆不道的事。這是你的孝心。也未嘗沒有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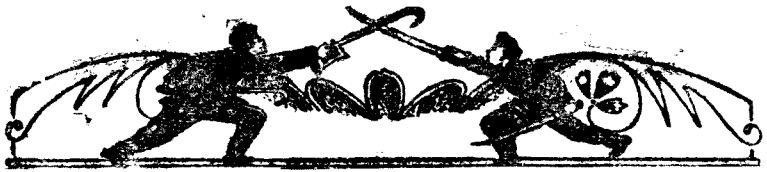
道理。然而老太太既不許你做滿人的官。你這番甘給滿人做牛做馬。也算違背老太太的教言。辱沒你一身志願。看你前後如何會變成兩個人呢。張彪道。我因有個老娘把我的血性銷魔淨了。我心裏很難過。怎肯再給滿人做牛馬呢。菊姑在旁。不待他接說下去。便嘻然笑道。你不給滿人做牛做馬。怎地被王教頭保薦到官府去。要拿兩個女強盜破案。給督總督追求媳婦呢。張彪道。王教頭當初也算四川道上一條好漢。祇做了滿人的官。雖有十件好。却不能說他是個好漢了。這種朋友。我不願意再同他親近。他却偏不肯放我。將找保到督總督衙門裏去。我沒有一個老娘。他不能叫我怎樣。我就怎樣。祇因有了這個老娘。我就沒有自主的權柄。我的娘說。王教頭親自接你到總督衙門裏去。你想不答應去辦。督總督決不答應你。就要辦你夥通。你想逃往別省避風頭。你把娘的老骨頭。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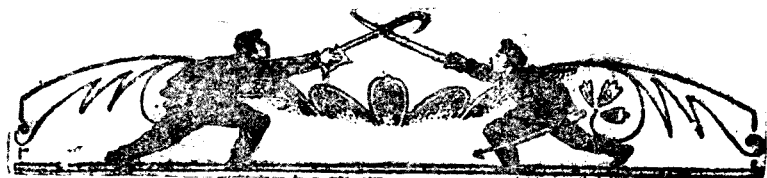
置何地。何況王教頭保你到總督衙門去辦案。又不是保你去做官捉強盜。是替成都百姓除害。又不是給滿人做牛做馬。我不敢違背娘。又聽娘的話。也有道理。才惹出這樣的笑話來。杏姑在旁問道。如今你已知道強盜是不易拿獲的了。回去該怎樣呢。我曉得你爲人靠得住。是好漢。說話不用含糊。張彪道。我已知兩位小姐。是很有血性的強盜。已用着警告的手段。將這些案件打消了。我回去時。官府也不過分逼迫我。真個拿獲強盜破案。我有老母。不能參預你們的事。我心裏已覺有些悶咄咄的。若把你們的祕密洩漏一字。我張七就真給滿人做牛馬了。玉蘭道。你這是表面上。看出我們姊妹是個血性人物。其實現在海內自命英雄豪傑之士。也裝着這樣的幌子騙人。從表面上看來。未嘗不是個血性人物。白蓮教中的徐鴻儒。就是這類人的現成榜樣。所以海內真有氣節有見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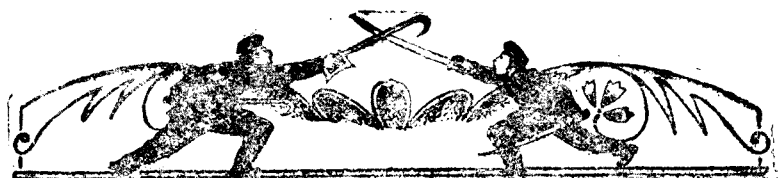
寧可把國仇的志願深藏待發。不肯再受這些人的欺騙。我們雖有這樣祕密的運動。却沒有裝着幌子騙人。就從這點看來。不要說。你已想出我們真是個血性人物了。我在紅蓮教中學成了法術。不肯用紅蓮教人。參入我們同黨。就因那些紅蓮教人。還夠不上參入我們同黨的人格。並且白蓮教紅蓮教的法術。徒然能搖惑敵方的軍心。從久支持下去。亦必終歸失敗。就不若糾合海內同志的人。倡興義舉。轉爲得用。落峯山上蘇光祖。也是個爽直漢子。將來算是我們一條膀臂。看你張老英雄。也未嘗不是個血性人物。不過因你老太太阻止你的雄心。這血性却也喪失一半。你回去時。待你的老太太百年以後。你用很銳利的目光。看我們同黨的人。始終靠得住。你不妨參加。幫助我們一臂之力。若是虎頭蛇尾。或看出我們是徐鴻儒一流人物。倒底還算裝着幌子騙人。你就轉罵我連牛馬



不如我們也沒有這臉面。在你跟前說得嘴响。時候不早了。恕我還要到雲南貴州一行。後會正長。我們就此告別。玉蘭說完這話。隨催着張彪下樓出了地道。一直送出山門。張彪看玉蘭轉身入內去了。在斜月光輝之下。看着寺後的古塔。約有五六級。再轉到寺後看時。塔的前面蹲着一對猛虎。在那裏酣眠不醒。塔有六級。四面設有門窗。都關得密不通風。心裏想到方才在地室下一級一級上了第七層樓。實則那第七層樓就是這第六級浮屠古塔。塔的前面既有猛虎把守。毋怪山中人不敢到塔前遊玩。容易察破他們祕密了。張彪想罷。當日便回轉成都。對宣總督說是這兩個女強盜的行踪很詭祕。只沒處着手。能將他們拿辦到案。宣總督祇淡淡說。容教頭王俊慢慢探訪。你回去侍奉你的老娘罷。張彪下來。在城裏逗留一日。也沒見王教頭去探訪強盜的案跡。知道這些案件。已照例



成了拖案了。並訪得那些肇禍的人家。每家都在肇禍以前買下一株春杏。一盆菊花。都沒有檢點到此。也就不知是強盜留下來的標記。張彪回家見過老娘。却暗暗把劍門山經過的情形稟述了一遍。張老太太聽了也好生詫異。祇惜他兒子張彪。沒有問清杏姑姑姊妹姓什麼。是那裏的人氏。張彪也自悔一時粗心。沒有向杏姑姑姊妹請教。好在將來未嘗沒有再見的機會。祇把這件事放在腦海裏浮沉了幾次罷了。做書的寫到這裏。且按下張彪不講。玉蘭幾時從雲南回轉貴州。也不用在這時候交待排場。却隱出一枝筆來。從杏姑姑姊妹的歷史上寫起。連帶回溯到穆玉蘭事實上去。却說四川雲陽地界。有個姓富的大戶。主人名喚富如玉。在販買珠寶生意上發了一筆財。便買下一百多頃產業。實行安享田園之樂。富如玉因為雲陽的富商最多。容易使盜賊眼睛發紅。尋常富商人。家多聘



請幾個江西的教師在家。名爲傳授子弟的武藝。實則爲防制盜賊起見。用教師在家裏保鑣。富如玉也參養幾個教師在家。祇都是一般花拳繡腿。沒有驚人的本領。並且他們年紀都輕得很。富如玉沒有兒子。祇生得三個女兒。大女兒在二月生的。名喚杏姑。二女兒在九月生的。名喚菊姑。三女兒在正月生的。名喚梅姑。那時杏姑只有十五齡。韶顏稚齒。望去竟若初開的一朶鮮花。菊姑祇有十一齡。那一團天真爛漫之氣。到處都表顯出女孩子一種的甜性美。梅姑才七歲。也是個美人兒胎子。這三個女兒當中。惟有杏姑及得上習武的年齡。富如玉因聘了這班少年的教師。不好教杏姑隨他學武。滿心想換幾個有本領的女子。在家裏保鑣。好傳授杏姑的本領。只是沒處尋着。祇得仍將這幾個少年教師。養在家裏吃飯恰好那一次。有個強盜來轉他家的念頭。被一個少年教師。將那強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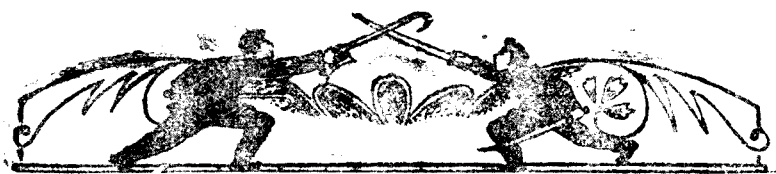
捉住了。先行捶打一頓。然後送到官衙裏辦了。強盜的同黨。啣恨富家那
個教師入骨。不到十日。竟千方百計。將那個教師騙出來。生宰活剝。替那
被捉的強盜報仇。富如玉不由嚇得心寒胆裂。怕強盜再來胡鬧。好容易
聘了一個江西人吳教師在家。以爲這吳教師很享着大名。在江湖上也
有點面子。得到他家裏保鑣。一個足抵得百個。不怕再有強盜前來爲難
了。便辭退在先幾個少年教師。把這吳教師供養在家。酬神敬菩薩似的。
恭維得這吳教師快活起來。暗暗去通知綠林中人。看他的老面子。不要
光顧到吳家來。每月願提出三十兩。送給那些強盜。這是他們保鑣的人。
一種外交的手段。富如玉看吳教師在家住了兩月。一次也沒有強盜前
來光顧。越發把這位吳教師。當做天神似的一般供養。誰知到了第三月。
吳教師忽然向富如玉辭退了。富如玉滿心想挽留他。那裏能挽留得住。



呢。這吳教師辭退沒有三日。富家便接連招了兩次竊盜。很竊去許多值錢的東西。心裏疑惑是吳教師與強盜呼同一氣。再訪問吳教師時。吳教師已帶領一大羣人。各馱着個牛心包袱歸江西了。在富家被竊的二日。同時雲陽的富商。沒一家不被盜竊。沒一家教師不去得無踪無跡。便想到在四川省當教師的。都是外省人。做强盜的。也都是外省人。教師同強盜。大半是站在敵人的地位。以後怕結冤仇。不若大家好合攏起來。魚幫水。水幫魚。做幾批大買賣回家鄉去。那時成都的攢天鷄子張彪。也曾聽得雲陽在兩日功夫。發生了數十起大竊案。祇是這些教師強盜。曾向他打過招呼。並且強盜在雲陽地方做案。所做的竊案。不是盜案。竊案是竊的富厚人家用不着的資財。不是竊着貧苦人家的破衣碎鈔。事先張彪既不加禁止。事後也就不便過問。祇是教師強盜都回家鄉去。以後雲陽



地方再沒有竊案發生。要塞通關。每遇外省人前來。必詳加盤查。官府有了緊急的設備。民家本不用聘請教師保鏢了。富如玉還怕再有強盜前來搗亂子。如何還敢用着強盜式的會武藝人上門。不想這日有個垂髫女子到富家來。要見富如玉有話說。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九回分解。



第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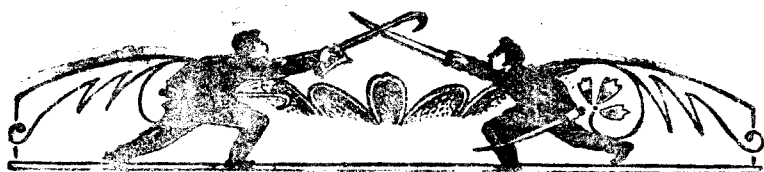
穆玉蘭登堂認父 富小姐古寺拜師

話說富如玉向那女子一看。不由暗叫了聲奇怪。你道是什麼緣故。

原來那女子的神態。無一不酷肖杏姑。如同一娘的衣胞裏攢出來的模樣。那女子見了富如玉。斂衽而拜。口稱舅父。快領我去拜見舅母。富如玉聽他這話。聽他想起十五年前的事。這女子却是他的親生骨血。緣富如玉有個胞姊。嫁給雲南大俠穆劍虹。郎舅之間。很是投契。富如玉在外省販買珠寶。每到四川。必往穆劍虹家探視。不幸穆劍虹死後。沒有兒女。富如玉回來同他夫人商量。情願把長女蘭姑。送給他胞姊穆太太。以娛晚景。富夫人爲人極賢慧。因丈夫同姑娘友于之情。極其親愛。祇有依從他的要求。實行將蘭姑給穆太太領養過去。這蘭姑同杏姑是雙胎所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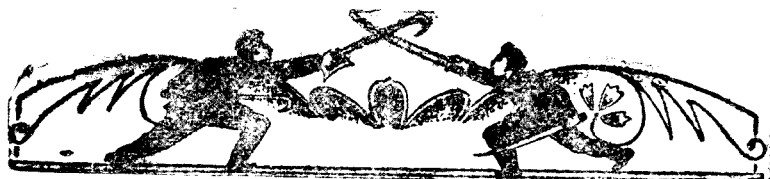
蘭姑生時。滿身帶着芝蘭香氣。直待杏姑產生。那香氣方才漸漸消散。所以給他取個乳名。就喚做蘭姑。蘭姑降生才六個月。便由富如玉送給穆太太做女兒。改名喚着玉蘭。但穆太太因富如玉雖將這孩子送給了他。當然這孩子要姓穆了。而富如玉給這孩子改了名。却用着這個玉字。其中也許有深意存在。轉怕如玉待玉蘭成人。終將玉蘭領回撫養。遂瞞着如玉。遷移到雲南玉霞山地方住着。向不肯在玉蘭跟前。說出他是富如玉女兒的話。恐怕玉蘭知道自己的根本來歷。不把他當母親孝順。玉蘭長到十一歲。那時四川劍門山竹林寺的老尼真如。到玉霞山來。聽說穆家這女娃子。資質很好。特地到穆家來。見穆太太。要化玉蘭做徒弟。穆太太把玉蘭看待同掌上明珠一樣。豈肯化給真如做徒弟。及聽真如說明收徒弟的話。是每夜前來。教授玉蘭的文學和武藝。不是要他薙去青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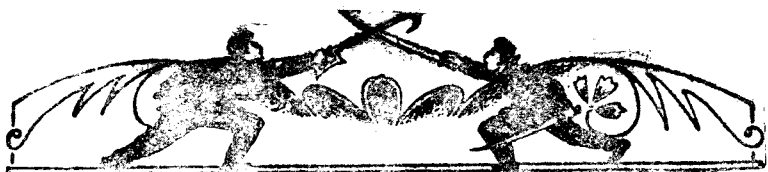
做尼姑的。穆太太才滿心歡喜。自此真如每夜必來。指點玉蘭四小時。似這們過了三四年。玉蘭的文學和武藝。經過這三年的鍛鍊功夫。也有十足根底了。這夜真如忽將玉蘭帶到劍門山竹林寺裏。聚集了寺裏一衆尼姑說道。今夜是我歸真的時候。我憑着一身的心血。要洗出一個光明世界。毋如清庭的氣運。尙未告終。我不能挽回這無可奈何的天數。便留下這條命在世間。也太沒有趣味。但我這易朽的人身。雖不能保留永住人間。惟有將終身的志願。託付在我師弟和我徒弟身上。終期你們做個流血成仁的人物。那麼我死以後。也當含笑於九泉了。真如的話說完了。忽然玉筋雙垂。竟瞑目而逝。葬事自由真如的師弟真明辦理。從此玉蘭往來於劍門玉霞兩山之間。凡竹林寺裏祕而不宣的事。玉蘭都知道得很詳細。並且由真明告訴他的來歷。說他是雲陽富如玉的大女兒。同富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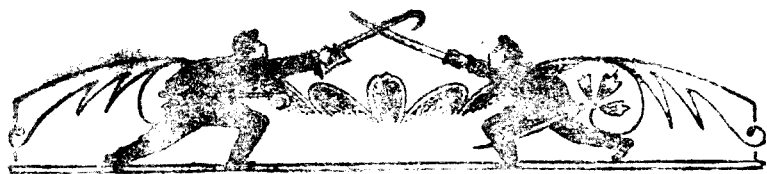
姑是一胎生產。玉蘭雖明白不是穆太太的親骨肉。却不肯把這些話。轉說到穆太太耳中去。怕他老人家聽了。心裏難過。總在穆太太面前。仍說富家是他的母舅。但玉蘭既明白自己是富家女兒。出娘胎才六月。便到穆家來。如今親生的父母還在。又有幾個小姊妹。若不去相會相會。真是返源忘本。此心竟同禽獸。便向真明說明。要到雲陽去。真如在玉蘭臨行時候。又吩咐他幾句話。玉蘭回說理會。便到雲陽富家的莊院。相見了富如玉。富如玉聽他稱說舅父舅母的話。不由想利十五年前的事。不好對玉蘭說是自己的女兒。又怕玉蘭知道了。將來對他寄母的孝愛。有些冷淡下來。忙將玉蘭扶起。流淚哭道。你不是穆家玉蘭甥兒麼。玉蘭應聲道。是那心裏也就有些酸痛起來。如玉道。在十五年前。你父親逝世以後。不知你母親遷徙何處。只沒處探訪着。難得甥兒前來。我問你母親一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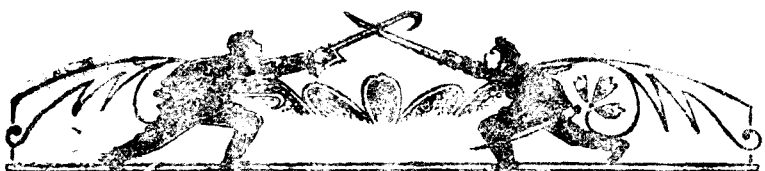
好。玉蘭道。託舅父的福。家慈幸康健。住玉霞山已有十五年了。這十五年的境况。很是安靜。甥女這番特來到舅父母台前請安。望舅父帶我去見舅母要緊。說到這裏。那眼淚不由流下來了。如玉卽帶着玉蘭走進後堂。忽然菊姑從裏面走出來說道。姐姐方才看你不是在樓上刺花麼。如玉道。這是你表姐穆玉蘭。不是你大姐姐杏姑。接着菊姑向玉蘭望了望。拉着玉蘭的手。喚了聲表姐姐。走進後廟。菊姑高聲向房裏叫道。娘和梅姑快出來。我們表姊姊來了。接着又有人去報知杏姑。玉蘭和富夫人杏姑菊姑梅姑相逢之下。正說不盡無限快樂與悲哀。但富夫人始終理會丈夫的用意。不肯將玉蘭是自己親生女兒的話。說了出來。杏姑菊姑梅姑三人也就不知這個表姊。還是自己同胞的姊姊呢。富夫人看玉蘭心地玲瓏。語言不俗。問玉蘭可曾讀書。玉蘭道。沒讀幾年書。粗識應用的幾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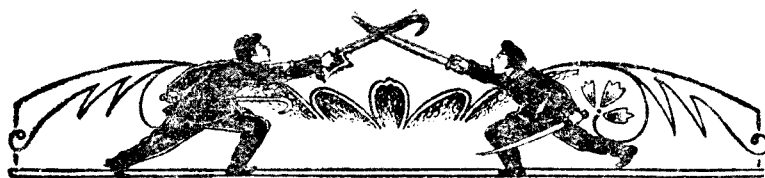
字兒。又問玉蘭你是一個人來的麼。玉蘭回道。是富夫人又問你在路上耽擱多少日子。玉蘭說。甥兒從劍門山來。不過一個時辰就到雲陽了。富夫人變色道。孩子說話太奇突了。你不在雲南玉霞山來。却在劍門山來。怎麼又說由劍門山到雲陽。不過一個時辰就到了呢。玉蘭道。甥兒昨夜從玉霞山動身。路過劍門山。在那裏耽擱了兩個時辰。到得雲陽時。天還沒有亮。不是甥兒一路留心。訪問舅父母的住址。就在早晨到舅父母跟前請安了。富夫人道。雲南離我們四川有四千多里的路。如何在幾個時辰以內。便走這們遠的路呢。玉蘭道。甥兒不是走來的。是在空中飛來的。從陸路上由雲南到四川來。彎彎曲曲。何止四千多里的路。若在空中對直飛來。不過一千多里。甥兒一個時辰。能飛六百里路。舅母若疑惑甥兒說話太奇突了。晚間請飛給舅母看一看。可不是甥兒扯謊。富如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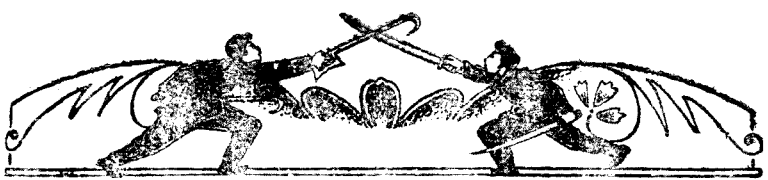
旁聽了訝道。我也不信世間真有飛得起的人。卽如在先那個吳教師。跳的功夫。可算了得。不過祇能跳得三丈六尺高的圍牆。據他講說起來。蹻跳功夫好到極頂。至多不得超過五丈開外。你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竟能在空中高去高來。難道你會騰雲駕霧麼。玉蘭道。騰雲駕霧那是法術。不是功夫。能飛在空中高去高來。才是功夫。不是法術。菊姑道。是功夫也好。是法術也好。晚間你不飛給我看看。我搔你的膈肢窩兒。玉蘭道。我不飛給你着。你如何肯相信。說着話。丫鬟已開上飯菜來。大家會餐已畢。天色已晚。從遠山捧出一輪皓月。玉蘭便脫去外衣。裏面只穿了一身黑色的緊身衣褲。大家都月弓形的羅列在後院廊簷下。看玉蘭站在庭院當中。兩脚一蹬。全身已是凌空。一飛冲天。彷彿風推雲走。從西邊飛到東邊。轉瞬間已不見玉蘭所在了。一會兒却見一團黑影。又從東邊飛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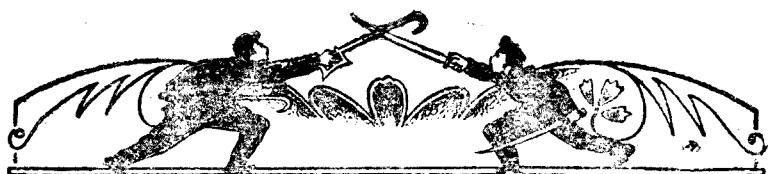
邊同飛鳥一般迅快。在空中打了個招。便墜落下來。大家留神一看。不是穆玉蘭是誰呢。衆人都不由大驚小怪起來。富夫人便將玉蘭帶到杏姑的樓上。如玉和菊姑梅姑都在房裏。齊聲向玉蘭問道。你這本領。是從那裏學得來的。玉蘭道。本領原是人學出來的。我的師傅。不但傳我這類飛行的法術。還傳我大力衫法。一刀單八路的刀法。我師傅能連放七枝火眼金錢鏢。我祇學得連放五枝。我師傅便西逝了。可惜我沒有帶來這兩件兵器。就沒處看出我會使出這兩種武藝。富如玉道。不用再試什麼了。我相信你的本領。真是空前絕後。不但我沒有看過。便是聽也沒有聽過。祇是你師傅已死。你能將這本領。傳給你兩個表妹妹麼。玉蘭道。我師傅雖死。但我這點功夫。還趕不上我的師叔。富夫人道。你師叔住在什麼地方。是個甚麼樣人。玉蘭道。我師傅不許我說出他的住址。在什麼地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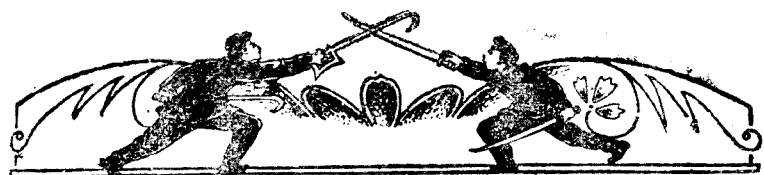
個什麼樣人。我若對舅父母說出來。我有幾個頭殺。富如玉夫婦齊聲說道。你能替你表妹妹介紹。跟從你師叔學習本領麼。玉蘭道。祇要他們三人願意。我沒有不肯介紹的。富如玉道。難道梅姑這孩子也能學麼。玉蘭道。這又何嘗不能。總看他自己意志怎樣。杏姑道。願意我是很願意的。祇是學成這們大的本領。去幹什麼。玉蘭道。學本領當然有個用處。就是殺人。菊姑道。學本領我也是很願意學的。若學成了本領殺人。有一分本領。便造一分罪過。這樣我就不願意學本領了。梅姑道。我家裏殺雞殺鴨。我看來很有些可憐。誰願意去殺人呢。我本要從蘭姐師叔學本領。這一來把我學本領的心。嚇得退下來了。玉蘭道。惟其有不忍殺人之心。我師叔才肯傳給你們本領。教你們殺人。若是喜歡殺人。任你們資質怎樣。我師叔也不肯輕易傳授你們的本領。富夫人道。你的話又說回來了。那有不



忍殺人的。人肯殺人呢。玉蘭道。殺人本爲天理所不容。不過有時候。也有不忍不殺。不可不殺。不能不殺。富如玉道。怎樣謂之不忍不殺呢。玉蘭道。這意思很容易推測。譬如殺一個人。能救千萬人。不殺這一個人。便救不得千萬人。試問這個人。忍不忍不殺。富夫人道。怎麼謂之不可不殺呢。玉蘭道。這一層也不難解釋。譬如有人要殺我全家。我不殺這個人。便救不了我全家的性命。試問這個人。可不可不殺呢。杏姑菊姑接着問道。怎麼謂之不能不殺呢。玉蘭道。這話說起來。就不得不得。不使我辛酸淚落。天生下人來。同是一樣的。凡有心肝的人。誰能輕易去殺人呢。假如這人慘殺我父母。又佔奪我基業。使我呻吟在十八層地獄之下。毫沒有道理可講。試問這種人。能不能不殺呢。富如玉道。不能報復殺害父母的冤仇。還算得是一個人麼。玉蘭道。一個小強盜。想偷竊舅父家中的東西。舅父還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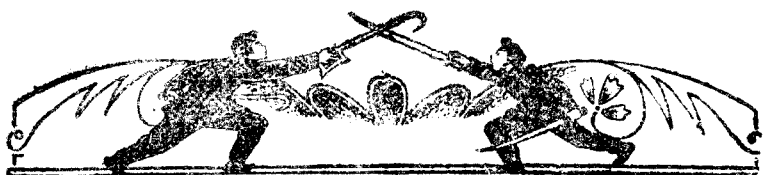
那小強盜送官辦罪。有外族人把祖宗偌大的產業搶奪了去。舅父像是沒有這件事模樣。有人殺害父母的性命。舅父尚說不報親仇。算不得是個人。有外族人慘殺我們的祖宗。舅父却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富如玉聽了訝道。笑話。那有外族人搶奪我祖宗產業。慘殺我祖宗的事。你這話是從那裏說起。玉蘭請如玉屏退侍婢。話還沒說出。喉嚨裏已堵塞住了。不由吞聲說道。舅父。看我們這麼大的中國。還是滿洲人的產業。還是中國人的產業。富如玉道。本來是中國人的產業。如玉道。難道中國人把這偌大的產業。甘讓給滿洲人麼。如玉道。是滿洲人搶奪去的。玉蘭道。滿人搶奪我們中國人的中國。慘殺中國人無數的祖宗。勞盡許多心思。把中國人處置在十八層地獄之下。當做猴猿一般玩弄。牛馬一般驅役。魚肉一般烹煮。中國人誰無心肝。產業自給人家奪去了。祖宗自給人家慘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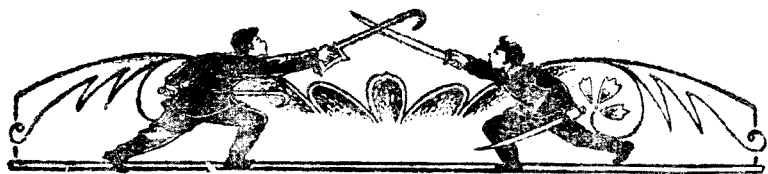
第九回 穆玉蘭登堂認父 富小姐古寺拜師

一一一

了滿洲人同中國人種下不共戴天的冤仇。我們中國人不思報復。還算個人麼。要想報復。這不共戴天的冤仇。不殺盡國仇。決不能罷手。如玉道。我們祇知問舍求田。志氣不及一女子。我心裏很是慚愧。我的頭髮白了。就被你鼓舞起我的雄心。我也不能學成這樣的本領。你這幾個表妹。年紀都小得很。由你帶去。給你的師叔學成你這樣的本領。殺盡國仇。倒是我第一開心的事。就不明白你這舅母的意思。以爲怎樣。富夫人道。你常對我講。怪我們老夫妻福澤太薄。沒有兒子。能在世界上立一番偉大的功業。兒子女兒不是一樣的麼。祇要你的女兒。肯替我們爭點面子。學成了本領。把天下打過來。將來麟煙閣上。畫起像來。不知要用多少胭脂呢。你才知我生下來的好女兒。比別人家的兒子還好。梅姑道。學成了本領報仇。這祇怕殺不盡仇人。把我這學本領的心。又在這地方跳起來了。菊



姑道。照這樣講起來。我們能夠學成了本領。把滿洲人都殺盡了。又有什麼罪過。他們滿洲人。要我們中國人的心肝。我們就要他們的五臟。梅姑道。在滿洲人當中。未必盡是壞蛋。我們只看他的路數。待我們學成了本領。遇着可殺的人。便殺。遇着不可殺的人。不妨且寄下他的頭來。玉蘭聽了。想到他師叔吩咐他的話。已完全有了效用。當夜別了如玉夫婦。把杏姑姑妹三人。先後帶到劍門山竹林寺。拜在真如座下。學習武藝。如玉夫婦因他們姊妹時常也到家中來探視。探視的時候。必在三更以後。也就不覺得怎樣難割難捨。玉蘭回見穆太太。祇說去拜望舅母。將杏姑姑妹介紹到劍門山竹林寺來。穆太太見玉蘭見過如玉夫婦以後。比平時加倍孝順。心裏也很歡喜。但玉蘭憑仗着這副鐵血的心肝。牛刀小試。在江湖上很幹下許多鐵血案件。結識了不少懷抱絕技的人物。他的名姓。便



第九回 穆玉蘭登堂認父 富小姐古寺拜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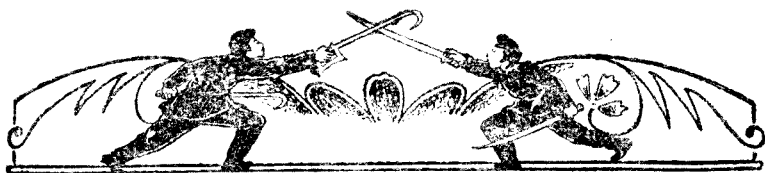
一四

嶄然露了頭角。四載三迂居處。復遷到羅珉山中居住。這次在劍門山竹林寺中。待攢天鷓子張彪去後。第二日。便到鷄足山去。見過李鼎。轉到貴州青龍關來。恰又鬧出一場的笑話。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十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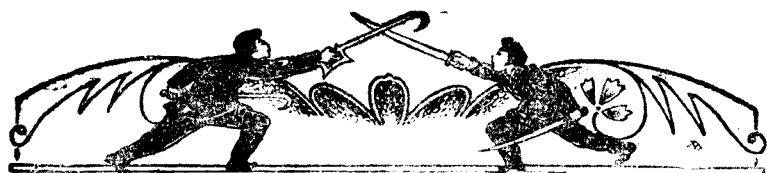
第十回

中藥酒美人招怨毒 雪奇恥盜妹釋冤仇

話說穆玉蘭那時改換男裝。由鷄足山一路到青龍關來。一般人看他生得溫文爾雅。丰彩翩翩。都以為他是一個風流學子。誰把他當做是一個女劍俠呢。這天在離青龍關不遠的地方。腹中覺得有點餓了。看這地方離鯉魚堡宋家墩有五六十里。離落峯山有一百多里。打算就在這地方弄點東西。吃飽了肚子。再到宋家墩及落峯山兩處地方去。打算已定。便覓了個麵店。胡亂吃了一碗麵。會過錢鈔。走出店門。忽見有個人。天撲地的。走近穆玉蘭身邊。唱了個喏。說我的老娘。有要緊事。請你到黟山去。玉蘭同這人面上打量。認得他是李鼎的表兄吳小乙。心裏轉有些恹惶起來。暗想小乙的娘。曾託我給小乙向蘇玉瑛提媒。怪我當初鬧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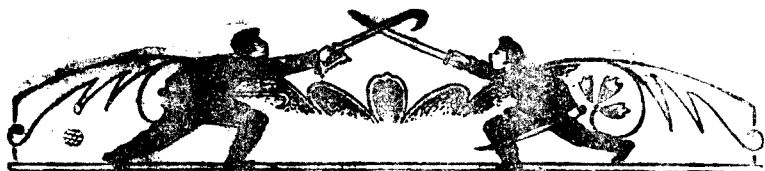
氣得罪了蘇玉瑛。我二次到落峯山時。雖同蘇光祖談及此事。但玉英已去得毫無踪跡。這件事不知將來怎樣結局。教我怎好便去再會小乙的娘呢。心裏這們想着。臉上不由現出很踟躕的神氣。小乙道。請你不用生疑。我的娘在七日前。曾到甘肅省來。遇見我那個女人。娘在他跟前。曾顯出一點本事。他立刻隨娘到黟山去。要從我的娘學習本領。報你的仇。我的娘答應他學本領的話。給我兩道馬甲符。到這地方等你。把你帶到黟山去。同我的女人。解去當日的怨毒。並說他老人家的金錢神算。知道你在這時間。必到這裏來。我還怕娘的神算不準驗。想不到在這地方。同你遇個正着。玉蘭聽了大喜。便同吳小乙到黟山來。其時天色已晚。小乙帶玉蘭走到家門口。裏面便有人將柴扉開了。玉蘭看那開門的是個容顏俊美的讀書人。生得丰神飄逸。舉止安詳。而衣服樸素。絕沒有半點浮囂。



氣習。那人含笑向玉蘭點頭。連忙拱手讓玉蘭進門。卽見小乙的娘指着那人說道。這是山西李鼎的堂兄李鉞。玉蘭只得向李鉞彼此都行了禮。然後坐下。小乙的娘回頭對小乙道。穆小姐來了。怎不叫你妻子出來。小乙應聲是。向左邊房裏叫道。玉瑛快出來相見。同是自家。人用不着鬧脾氣的。叫了一會。只聽不見裏面有人答應。小乙驚訝萬分。到房裏去尋了一會。那裏有個蘇玉瑛呢。祇急得面紅耳熱。向他的娘說道。我的女人已逃去了。小乙的娘笑道。這孩子的性格還了得。點點氣量都沒有。真是見笑。穆小姐小乙快出去將他尋找回來。向小姐陪個小心。不找得回來。老身情願不要這種蠢材的媳婦。小乙急道。難道我不將他找回來就行了麼。有我的娘做主。叫他同穆小姐解釋前嫌。看他倒跑向那裏去。我今夜不找着他。是不回來的。說着也沒向他的娘問明這李鉞是什麼人。竟匆



匆出門去了。小乙的娘便向李鉞道：「你今天帶來那一壺好酒，快取出來給我同穆小姐拚個三杯。」李鉞答應了一聲，便取出那壺酒，又安排了幾碟冷菜。小乙的娘又向李鉞道：「你也坐下來，大家胸懷坦白，毋庸避着男女嫌疑。」李鉞也告坐了。小乙的娘滿斟了一杯酒，遞到玉蘭面前，說：「小姐將來成全我吳家一綫之續，請滿飲此杯。」玉蘭接杯在手，陡覺香氣觸鼻，料想吳太太是李鼎的姑母，爲人很靠得住。酒氣雖香，毒藥是不會有的。連忙給過那杯酒，一吸而乾，說：「謝謝吳太太，我領你老人家的情兒，承全令郎的婚耦，我有一分機會，盡一分力量，毀譽禍福都在所不計。」話才說完了，便覺得酒落肝腸，渾身發煖，軟洋洋地，只沒有半點氣力，像似吃了癱瘓藥的一般。小乙的娘忙將他扶到房裏，床上說道：「穆小姐敢莫是病了。玉蘭這時候週身雖覺沒有氣力，四肢都不能轉動分毫，但耳能聽目



能視口能言。心裏也還明明白白。看吳太太滿面慈祥之氣。並不像真含有惡意似的。並且從李鼎談說起來。他這姑母。一身沒有做過壞事。決定是吳太太用藥酒謀害的。得祇向小乙娘回道。姪女一身沒有害過病。這病是那杯酒吃出來的。我相信同吳李兩家。都沒有結下不解的冤仇。便是令姪李鉞。又何苦帶得這壺毒酒。來謀害我。照我的意思推想。這癱瘓。必是玉瑛暗放在酒壺裏的。我當日不該戲辱了他。今日撞到他手裏。這是我自作自受。我也不怪令媳的手段太厲害了。小乙的娘說道。如果酒裏有了癱瘓藥。老身自去尋一服解藥。有我姪兒在家。便是玉瑛回來。報復你。他也不怕。說着。便走出房來。向李鉞高聲道。老身自去尋着解藥。停一會就來了。你要小心。防備外面的風吹草動。玉蘭在房裏聽小乙的娘話說完了。以後便聽不到他的聲音了。在黯黯燈光之下。忽然見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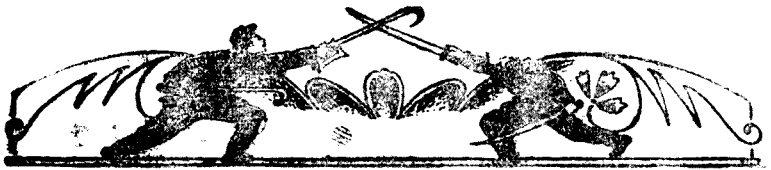
鉞笑容滿面走了進來。在床沿上坐下。向玉蘭道。小姐一個人睡在這地方。不嫌冷麼。我來陪小姐睡一覺。小姐總該可憐的了。說着。竟像鷹抱雛鷄般。將玉蘭抱在膝上。這時玉蘭四肢不能動彈。已沒有絲毫抵抗力了。口裏只是發罵。李鉞那裏還容他分辨。把他身上的衣服剝盡了。搜了他一把大刀。十來枝火眼金錢鏢。將他的身體。用被蓋好。自己也脫得膾了一身掛褲。竟縱體捲入被窩。嚇得玉蘭把舌頭都漲大了。看失身的大辱。就在眼前。休說沒有抵抗的可能。便是死也沒有死法。心裏更像刀攢男刺的一樣。看李鉞越發要混帳。不像個話了。祇喊了鼎哥。便暈轉過去。昏沉間。像似魂靈已脫了軀殼。在空中飄蕩。忽然耳朵裏聽小乙娘的聲音。喚着穆小姐醒來。醒來。玉蘭應聲而醒。看小乙的娘。拉着個淡粧的女子。跪在床前。仔細看跪下來的淡粧女子。正是蘇光祖的妹子蘇玉瑛。玉



蘭也不暇問玉瑛是否爲吳小乙尋找回來。祇向小乙的娘說了聲你好。你的內姪李鉞在那裏。快取我火眼金錢鏢。追取那東西的性命。若吃那東西逃脫了。我死後也將你性命追了去。蘇玉瑛指着床下男子的衣服說道。我就是山西李鉞。瞞着小乙。穿起這套衣服。報復你的前仇。如今仇已報了。我的怨恨也消了。却很願意來向你陪小心。好同你再做個朋友。玉蘭聽他的話。還有些不相信。伸手在被裏探視。竟與往常無異。這顆心方才穩住。相信他說話的不假。卽向玉瑛回道。請你快起來。這件事如何怪你呢。你這樣報復我的仇。分明是前因後果。一報還一報。絲毫不爽。從此倒可減去我的罪孽。祇是你這主意已想絕了。玉瑛聽罷起來。小乙的娘。便取一包解藥。給玉蘭服過。玉蘭服了這解藥之後。頓覺渾身骨節結壯起來。穿好了衣服。插了單刀。藏了火眼金錢鏢。小乙的娘。又教他們對



面行了禮。才對玉蘭說道。這主意原是老身想出來的。請小姐恕我無禮。老身只得實說了。老身從小小姐動身。便到貴州來。遇見了玉瑛。曾對他顯出一點能耐來。玉瑛見我有這點能耐。便要拜我爲師。我只是不答應。吃他央求不過。便提出個條件來。要求他做我的媳婦。玉瑛滿口承認。我帶他到家中。和小乙廝見了。叫小乙也在他面前。顯出一點本領。才向他說道。你做了我的媳婦。憑你的資質。未嘗學不了我兒這點本領。不過在我跟前學成本領的人。處世待人。總要禮讓爲先。非逼於萬分無奈。不準傷人。更不準傷人性命。倘若你將來學成小乙這樣本領。無端去傷害人性命。老身祇還有一口氣。那怕你遠隔千里以外傷了人。老身得信非常迅快。決不肯饒恕你。玉瑛聽老身說完這話。便跪下來回道。實不敢欺瞞婆母。我要苦苦學習武藝。爲的就是要報一個人的仇辱。其餘的事都不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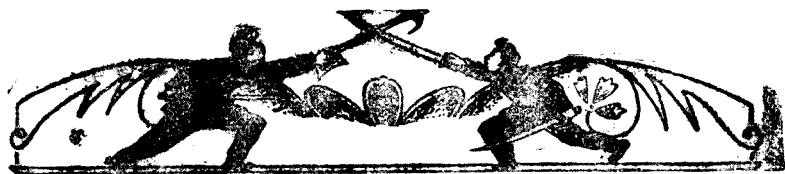
顧及了。我祇能報復了仇。以後決不敢違背婆母。無端傷人性命。老身聽了。又向他說道。若是要報仇。來學本領。我不能禁止你不報仇。你的仇人是誰。你不妨告給我。玉瑛隨對老身說出仇人是李友蘭。老身問他怎同李友蘭有仇。他把那些話對老身說完了。又說。我若報不了他的仇。死後當爲厲鬼。也押他到閻羅殿前。評一評這個道理。老身聽了。很驚訝的說道。你的仇人不是李友蘭。是雲南女俠穆玉蘭。我知道很詳細。說着。便將你化名李友蘭緣故。向他說了。又說。憑你的資質。在我跟前。就苦學了十年。八載。那一點能耐。如何能傷害穆玉蘭。報復你的前仇呢。他聽完。我這裏點了點頭。不由扒在我懷裏。祇是痛哭。我登時想了想。連忙將他扶起。說道。你要學武藝。報他的仇。是不容易辦到的。我有個方法。包管在半月以內。報復你的仇。辱。祇不許你傷他的性命。他才揩着淚眼說道。若是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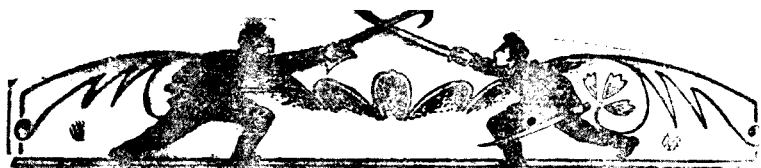
玉蘭孩兒非不得已。決不肯傷害他的性命。卽如他前次戲辱我。未必皆由他的不是。但孩兒雖明知穆玉蘭是雲南女劍俠。從鐵血兩字換來的名氣。不同凡響。却萬分丟不開當時的仇辱。若不有個報復的方法。孩兒就立刻死在婆母面前。也消不去胸中這股怨毒之氣。望婆母說出個法子。省得將來冤家窄路。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不是我死。就是他活。我那時萬分無奈。祇得將這方法暗暗告訴他。並說。你到報仇的時候。看清了他。就知他是雲南穆玉蘭。不是山西李友蘭了。他聽了。仍然將信將疑。怕我的話不準確。我令小乙動身到青龍關時。已着他改換了男裝。叫他學作山西口音。化名李鉞。來報復你了。如今他的仇已報了。老身要在小姐面前領罪。如果老身不用這個方法。將來冤家窄路。便是小姐沒存心傷害他的性命。他終不免死在小姐手裏。目今惟有這一着。解去前嫌。諒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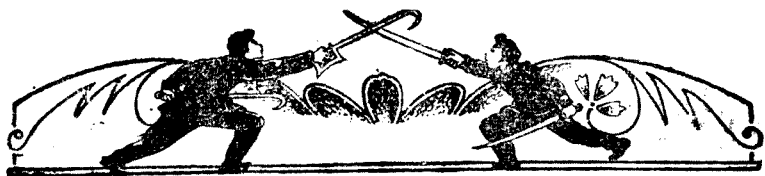
總該成全我。使小乙有妻。得延吳家一綫之續。不致怒我無禮。得罪了小姐。玉蘭道。吳太太說那裏話來。若得成全他們的婚姻。給我解去一個疙瘩。免得將來冤不平時。生生世世。報無休息。祇要不損傷我的真價值。不拘給我什麼羞辱。我都願意忍受。好了好了。難得吳太太替我們排解。這冤仇便解結了罷。說到這裏。吳太太卽令玉瑛令換了一壺酒來。替玉蘭把盞。玉瑛斟滿一杯酒。向玉蘭笑道。請小姐放心。酒裏的毒藥。是再不會有的。玉蘭接過酒杯。吸得空空如也。說道。我穆玉蘭涉世以來。從沒有做下什麼損陰傷陽的事。落盡我臉面上的光彩。上次得罪了蘇小姐。這是我重大的罪孽。我半身以來。也祇有這一件罪孽。我細想起來。好不懊惱。難道吳太太想出這個好方法。使我這罪孽不致加重。總算我心裏感激你們到一百分。說話時。忽聽外面有個人說道。奇怪。他跑到那裏去了。



連個影兒也看不見。忽得我心裏跳得慌。我的命運。怎麼這樣不濟。接着便見吳小乙跟踉蹌蹌的走進來。看着玉瑛。只喜歡得手舞足蹈的說道。我怕你是跟隨了什麼野男子去。尋你不着。我就要去尋死。原來你已回來。我的魂靈兒。才安放到腔子裏去。玉瑛聽罷。臉兒紅紅的。只不回答他什麼。小乙又拍着大腿笑道。你們兩個人好起來了。倘若穆小姐同我一樣。看你斟酒給他吃。我還疑惑你又愛上了他了。小乙的娘聽了。便向小乙喝止道。畜生休要亂說。看你越說越沒有好話了。小乙笑道。我說話就是這樣糊糊塗塗的。直着賴子吼出來。也不想這話裏得罪人呀。那李大哥到那裏去了。你們是怎樣和好。也該告訴我一聲。沒有打緊。小乙娘回道。李鉞已回去。你問他做甚。有我出來調停。天大的事。還不是地大的。一個了字。小乙聽了。只笑得口都合不攏來。說我也講這件事沒有大不



了。我的女人。不是混帳人。就算不得受了什麼羞辱。用不着怎樣報復。蘇大舅不是一樣難爲情麼。他能認定穆小姐是個女中豪傑。把這事早化得冰消瓦解。偏是我這女人。量氣太小。直到這時候。才同穆小姐和好起來。可見得女人家是個直腸子。不及男子漢心地光明。胸懷磊落。說着話。便從身邊掏出一小串錢來數了數。問他的娘笑道。孩兒這時快活極了。有我女人陪着穆小姐吃酒。我不便坐下來。聞得這陣陣酒香。喉嚨裏有些怪癢。稟告娘一聲。孩兒要到山坡酒家去吃到痛快。一邊說。一邊便笑哈哈的走出去。小乙的娘便向玉蘭說道。這孩子總由小時候。嬌慣得過甚了。養成他這種糊糊塗塗的樣子。玉蘭道。大智慧才能有大糊塗。蘇小姐有此丈夫。這正是蘇小姐的造化。我回去通知蘇寨主。包管他聽了歡喜。我要來吃這一杯喜酒。話休絮煩。單說玉蘭吃完了酒。別了小乙娘。



瑛二人回到貴州落峯山。見了蘇光祖。便將那夜的事。對蘇光祖說完了。看蘇光祖現出很忿恨的樣子。半晌並不回話。玉蘭道。寨主莫是不願和吳家結親麼。蘇光祖道。這是天大的好事。那有不願意的道理。祇恨你來遲了。若早來三日。這宋小姐斷不能被哈知府搶奪了去。玉蘭羞地聽到這句話。不由急得直跳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十一回分解。

